



二十九子品彙

二

莊

口仁123  
1442  
2



1442  
2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三卷

外篇天道

莊子

孫大授曰此篇至言天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

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道之本也皆極醒無為之謂

嘗謂之子天道為相理俱刻有

蔚杰之文造然之教蒼杰之光

字者更當執端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  
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  
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夫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  
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之鏡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  
是夫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  
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王之言帝即皇也帝也  
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  
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于天地帝王之  
德者自為之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溷之義老子云明道

一七二

王荆石曰虛則無所於動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無知法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靜則合氣于虛此為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也之第則無有高下首德之至則為以安如世帝王聖人之所休也

若昧蓋六通四闢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矣故六通四闢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也天地萬物皆准于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內道由我行也天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聖王聖人休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七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下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唐荆川曰俞俞即偷上處休人不自得則悲衰不能入而形未崇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虞乎春長矣本謂本根言天也萬物皆備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蓋推本言之歎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壽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玉聖人休休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也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一實萬分而敦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也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燎然有條責謂責成于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上俞上也者愉上也愉愉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虛靜以下又復推本而論夫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夫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行而道由此行矣是歎明此以南鄉云云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知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孫大授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先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累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夫豈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盡心驚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

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者。即中庸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矣。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而自然。此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也是故其生死動靜莫不隨化以舒卷又此和樂之中消酒洒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鬼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孝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為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比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齋以為看莊子不濇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

節子玄曰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然求為物用故可濇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刻于刻木而有為于用斧主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人能事親王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王

矣臣乘主用則  
非臣矣故合同  
其任則上下同  
德而無為之理  
至矣

呂吉甫曰在上  
者患于不能無  
為而代臣人之  
所同使外禦不  
得行其明新后  
纓不得施其權  
殖則群才夫其  
任而主上困于  
役矣故冕流聖  
自而付之天下  
天下皆得其自  
為斯乃無為而  
無不為者也故  
上下皆无為矣

庶事其

日煦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

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天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雖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

劉縉曰前言明

此以比而舜之

為臣也則臣道

當無為矣此又

言末在於下詳

有于臣者前言

其心此言其分

也夫有本无有

未未亦豈能為

本哉本則无為

之理耳知其理

而順之則五者

自行而已矣夫

莊子此篇深明

自然之理所謂

知于天而已至

此而言君臣父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故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  
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  
而况乎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

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  
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  
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  
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淡泊寂寞無為而已矣

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固豈為不知人歟  
吳儔曰齒爵尊貧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天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也次也  
趙以夫曰因任即任有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充裝疏衣衣用也昏愚感用本情然不令已效人休必感物也  
林希說曰因親

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肖龍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于天則本立于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省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得其所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繫其情又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又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無

疏肯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故其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者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力是非是非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李士表曰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有序治人者及順序先明先不為稟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又大通順序之道寄其事于群才

以加此此段所論諄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于下者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聚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已矣自道有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以先也先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未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迂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典用天下之道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卷之五 五

斯乃上之所以  
玄田下也  
范無隱曰無告  
者所謂窮民不  
察者但加恩也  
其天合德則雖  
出而靜故日出  
寧日月雲而四  
時晝夜皆不為  
而自然也膠上  
擲上則自無有  
事

褚伯秀曰此常  
人所謂仁義也  
故寄孔老以正  
之  
劉頊溪曰夫至  
仁者無愛而直  
前世所謂無私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  
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  
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昭而時行若  
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  
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兒  
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  
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者釋已而愛人  
夫愛人者欲人  
之愛已此乃甚  
私非忘公而公  
也自天地固有  
常至樹木固有  
立皆已自足不  
待于燕愛也事  
至而愛當義而  
止斯忘仁義者  
也常念之則亂  
真矣

夫道林曰亡子  
逃亡之人擊鼓  
而求之是速其  
亡也統之揭仁  
義而治天下是  
東其亂也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燕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  
曰意幾乎後言夫燕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  
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  
各其史官曰著老聃者兒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釋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憮其  
大謾也汗謾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  
義性孰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着所謂箇衷本  
來無自却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又非  
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待寄孔子以至之耳不仁則不成

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嘆辭後言猶夫言也夫物各萬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行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一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得比乎兼愛無私行仁養於天下若擊鼓而求凶子者哉  
亡子逃子也擊古求逃疑古奇俗

李願曰老子絕  
孝及朴示人以  
真而士成綺求  
之干道義則漢  
然不應乃所以  
使其意消而心  
却也知巧神聖  
自以為脫焉則  
絕孝及朴未始  
有物也此莊子  
脫奇筆法文字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媿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巧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之亦能悟人

陸西星曰脫過  
去也呼牛呼馬  
隨物所名有實  
故不以毀譽  
心也若受之於  
心則名實俱累  
斯所以再受其  
言也服者容行  
之謂不以毀譽  
自殃故能不變  
其容以有為  
之則不能恒服  
矣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入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重研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趵而不敢  
息求見之心切跋踈之若忘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媿齊以味作味謂棄蔬于暗昧之地似覺未  
受不若直以媿齊以味作味謂棄蔬于暗昧之地似覺未  
齋故責其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識其寡思而不仁生熟不  
盡於前而責斂無崖亦儉盡於前而責斂無崖亦儉  
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識於夫子正以答其請教之  
端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智聖  
神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  
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  
吾又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  
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常服初非作意而  
為之故曰吾服也常服也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  
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  
然矣恒服安而服之也非以服有勝非勉強  
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意  
士成騎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粹然

陸西星曰而容  
崖日衝者皆以  
為不信之徵修  
其身者及虛靜  
恬淡退讓博節  
然後暴慢之氣  
不涉于身以是  
机奪之人數鑿  
日深渾沌死矣  
且乎不為老聖  
所敢也  
焦弱侯曰至人  
知仁義為道之  
末禮樂為道之  
賓能天能人極  
真守本而神未  
嘗有所困故雖  
有世而不足為  
之累  
李士表曰以大  
小而論道亦空  
蹄而已矣夫神

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  
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  
名為竊天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  
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  
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擻而不  
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  
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 道合乎德退仁義質禮樂至  
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老子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  
日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  
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  
萬物備焉且廣乎其有容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羅也已具其日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煨

之所應者外忘  
列則神靜心之  
所存者內忘內  
則心靜矣天地  
万物外也故外  
之而後心有所  
定  
林希逸曰終以  
迂書得意糟粕  
陳言而寓之於  
輪扁蓋恐李者  
狗迹迂心舍本  
趨末則去道愈  
遠但當究夫聖  
人有不亡者存  
則李者當自絕  
李而入傳者當  
得無傳之傳而  
天地聖人之心

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未耳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  
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為之故有撫世之  
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  
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  
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迂所謂與  
之偕者故通于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質禮樂者此謂知本此  
謂神之定也至人  
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  
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  
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  
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書襲而藏之視為秘

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呂吉甫云莊子言此欲學者

于形色名聲之問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其若渴於手而應乎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

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又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語也

王荆石曰桓公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為而起焚書之弊也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所能傳疾徐句唯林解意指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耳而不免于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

帝王之德無為自然達本明宗末在于下五末非先太平令主聖臣告君招揭仁義  
上通于天  
明此南嚮  
和天和人  
垂歸玉君  
九變以舉  
曲士論治  
天德出寧  
老氏棄妹  
虛靜恬淡  
竟之為君  
本在于上  
詳貴臣者  
先後有序  
倒道而行  
孔聖藏書  
成綺與刺



戴之順其自尔故也

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呼嘯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如上細微問巫咸

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也如上篇本在于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人莊子曰至人無親大宰曰蕩聞

唐荆川曰世借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於若夫至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至人而曰至人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人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莊子曉之曰至人尚矣孝不足以及盡之也有至人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于孝者之言也蓋至人則過于孝矣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文抵莊子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孫大授曰譬喻浸察要六國時元譬喻不放口蓋習使然也

鄧子玄曰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

仁則天地圣人合體而元為道容心於其間哉

知是謂與道合  
體而无為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  
孝哉

呂吉甫曰至頌  
名譽并焉修其  
可頌而至于至  
仁則孝悌八者  
雖遺之而其名  
譽固已并於其  
間矣道不渝言  
其道无所往而  
不在也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仁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焉至頌名譽并焉  
是以道不渝

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  
謂恭故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悅色本于田衷愛孝易而  
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  
而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九親之  
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无心  
也親亦无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猶以為難充一家  
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盡矣非至人其孰  
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万世而天下莫知也莫  
知則蕩乎無德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飾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國  
財并焉至頌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意以俞至  
仁在我則孝悌九諸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  
有變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孰得而并之哉

邵子玄曰論洞  
庭之張樂明大  
道之淵微奏以  
陰陽行以禮象  
天人相因立極  
之本也調理四  
時太和萬物宗  
暑協序生化之  
原也動無方而  
居窈冥天札停  
而五官備則隨  
物潛藏觸處發  
見不可以形聞  
聲盡而天遊所  
到无非至和希  
聲所存元非至  
樂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  
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  
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  
也此段專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四句乃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  
地之節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  
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乱故曰行之以禮義大清者聲氣之元  
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大清夫  
大樂与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又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

林疑獨曰此段  
是一片文字有  
首有尾有腹有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脈絡逐照應蓋  
作意為文也

陸西星曰讀莊  
子者如觀幻人  
幻物知其為幻  
則千法万法皆  
後一法而生不  
復受其歎弄矣  
節子玄日此一  
段文字便似張  
樂洞庭之野無  
首无尾難以卒

看而細推之自  
有修理乃自孔  
子語大師樂未  
莊子非沿襲陳  
言者論樂之一  
成其妙處自然  
如此

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位矣故能調理四時  
夫四時迭起万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樂文武倫經象之文  
陽也武陰也至于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如陰陽之調和而其  
声流動光彩美哉洋乎又如蟄虫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  
發舒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環無尾无首  
一生一死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  
一債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變  
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悞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  
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  
吾止之於各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  
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竟空虛乃

至委蛇女委蛇

急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轉與造化無

不聰合故能長能短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存之幻  
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  
充滿無所不屆其甚如此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  
名高明塗卻謂克塞兌也却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  
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也名曰高明之樂能  
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  
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  
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  
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  
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于四  
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  
謂蕩：默：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  
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  
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急也夫凡見  
人作為自覓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惛然其狀類此  
莊子善体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羅勉道曰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疾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听之妙處不可後故疑惑也夫俱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急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道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則可與茲載矣因樂之論而及于道者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歎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也樂也者始於懼曰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

陳詳道曰祭樂之物於時無用則更他好也夢寐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與禮所以意時用也時過而不余即民妖也所以與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

昏：又若樂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幽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瀆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機謂元神重宰五官皆備言五官各司其職此之謂天樂無俟于言而心悅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歎氏為之頌曰德之無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與夫不為者不得此者不得謂之天樂：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如欲聽之耳目故後接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怠：則樂之德畏卒于惑：故愚云云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繡游居寢卧

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各功也

陳詳虛曰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故緣迹以復于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緣迹之弊所以始况以芻狗車舟次况以桔槔楫好醜犹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應時而心彼以為善者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

寔和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和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而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

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袖和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乾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周公也故西施病心

而曠其里二字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二字亦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矣彼

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且夫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利於行也必

如是皆不通夫無物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

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及肩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

之相梨橘袖和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又由古道又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猿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

西施之曠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也而何哉

劉際此皆寄孔  
老以明絕字之  
義

吳傳曰道而可  
獻以下數句皆  
以發明道不可  
傳之意最為精  
切非苟以聘辭  
求勝者

趙以夫曰此老  
聃言政道致用  
之始於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  
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  
於道的有所見之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正  
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二得夫子印證便唯

林希逸曰名者  
不可多取多取  
則德之蕩也人  
義不可久久久  
處則亂而多責  
道達則無所不  
適苟簡則其求  
易隨不貸則不  
與物交如是則  
凡所采者莫非  
真也

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王于  
中自根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聒直待其自悟  
而後正之理人不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  
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  
久處觀而多責古之仁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道達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  
無出也古者謂是采與之遊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  
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  
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喪名于首陽之下此于  
剖心于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遽廬草舍  
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觀則  
必受人之譏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  
全責我者備矣故曰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  
宿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遽廬而惟遊於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  
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

李士表曰天下未所以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足為采真之遊  
為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体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漂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天怨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王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循大變而心無所淫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淫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滯帶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遙之鑒苦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々而無礙如自

范無隱曰夫淨空之物体不容一物日與雷尚然而况吾心乎且人之稟賦皆自然而出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名譽之觀又奚足廣乎故借鵝魚為喻言魚相忘江湖喻人相忘道術褚伯秀曰鵝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劉涓子曰見就言老聃能變化乘虛入氣養陰陽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憖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搃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鵝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乎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

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三氣自相吐納噲合也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支道林曰孔子命也

陸西星曰孔子以仁義憤心比

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

于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

王荆石曰黃帝

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舜使心民心競

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則和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

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

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

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

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知誰則人始有

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

種而天下耳是以大駭儒墨皆起其位始希倫而今乎婦女何

言哉居尸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

老子不足以為當之故子真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者稱

道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

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在祖三皇而宗

五帝熟開老子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

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窳鑿渾沌

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大朴

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

而無情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之族平章百

姓是其徵也民有為親殺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

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

下也使民心競也蓋虞帝尚賢故能使民爭則和

氣決裂咎徵之感能使民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

至於孩而辯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闕而不長者禹

氣決裂咎徵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云云也

天下而禹獨加之且于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於是人有心得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機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驚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机警之心起于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夫婦女夫婦之大始古人作始自齊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唐荆川曰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五故欲同于三五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悼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潛於屬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問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悼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惜於屬蠱

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獨自以為聖不亦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趙以夫曰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于書非其所以化者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  
即子玄曰仲尼見老子嘆其統說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奈六經陳迹而迹迹其所以迹不為人則迹同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和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奸干也鈎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所笑矣  
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人而合乎天  
矣易曰天行健  
此其所以為運  
精氣為物遊竟  
為變此其所以  
為化也欤  
劉縉曰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  
於齋心服形之  
際悟支鳥鵲魚  
蜂冥不皆生而  
其所以生者未  
嘗同則知之所  
不知也化而已  
矣夫立不與化  
為人則為道而  
不至于與造物  
者為人也又安  
能化八載世之  
學孔子而不得  
其所以述者其  
患恒在此

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立得之矣烏鵲鴉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  
矣夫立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  
矣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  
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鴉以目相視眸子不  
運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  
經云曹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  
曰奇類皆自雌雄而生生言風化者机動于此神應于彼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  
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動之本又何自而不可  
哉迹則烏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  
以爲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止文互相發明烏鵲鴉  
帝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  
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  
立也得之矣方壺外史重宣此而作亂辭

其在上帝	無為自然	正言若反	北門變志	古今水陸	孔聖其窮	無正不行	處廬暫居	鵠白鳥黑	大亂乃作	以知治國	陳迹非履
惟治順天	上德不德	匪蕩攸聞	大惑似愚	舟車易通	道不可傳	亶非口耳	采真之由	無失其朴	帝降而王	潛於蠶蠶	與化為人
孰居無事	至仁忘親	洞庭張樂	道斯可契	再陳芻狗	無主不止	公器難取	道遙之墟	仁義憤心	民乃大駭	風流斯神	立得之矣

刻  
意  
尚  
行  
離  
世  
異  
俗  
高  
論  
怨  
誅  
為  
亢  
而  
已  
矣  
此  
山  
谷  
之  
士  
非  
世  
之  
人  
枯  
槁  
赴  
淵  
者  
之  
所  
好  
也  
語  
仁  
義  
忠  
信  
恭  
儉  
推  
讓  
為  
修  
而  
已  
矣  
此  
平  
世  
之  
士  
教  
誨  
之  
人  
遊  
居  
學  
者  
之  
所  
好  
也  
語  
大  
功  
立  
大  
名  
禮  
君  
臣  
正  
上  
下  
為  
治  
而  
已  
矣  
此  
朝  
廷  
之  
士  
尊  
主  
疆  
國  
之  
人  
致  
功  
并  
兼  
者  
之  
所  
好  
也  
就  
數  
澤  
處  
間  
曠  
釣  
魚  
間  
處  
無  
為  
而  
已  
矣  
此  
江  
海  
之  
士  
避  
世  
之  
人  
間  
暇  
者  
之  
所  
好  
也  
吹  
向  
呼  
吸  
吐  
故  
納  
新  
能  
經  
鳥  
申  
為  
壽  
而  
已  
矣  
此  
道  
引  
之  
士  
養  
形  
之  
人  
彭  
祖  
壽  
考  
者  
之  
所  
好  
也  
若  
夫  
不  
刻  
意  
而  
高  
無  
仁  
義  
而  
修  
無  
功  
名  
而  
治  
無  
江  
海  
而  
間  
不  
道  
引  
而  
壽  
無  
不  
忘  
也  
無  
不  
有  
也  
澹  
然  
無  
極  
而  
衆  
美  
從  
之  
此  
天  
地

外篇刻意

王荆右曰上歷  
遠有方之士而  
歸重于无方之  
至人章法文法  
甚妙  
王世貞云昌頭  
涌五湖扁于  
一海  
劉棨曰五等之  
士猶大士也但  
不及至人之無  
為耳  
汪道坤曰此數  
子者所好不同  
恣其所好各之  
其方亦所以為  
適逢也然此僅  
各自得焉能靡  
所不樹於若夫  
使萬物各得其

刻  
意  
尚  
行  
離  
世  
異  
俗  
高  
論  
怨  
誅  
為  
亢  
而  
已  
矣  
此  
山  
谷  
之  
士  
非  
世  
之  
人  
枯  
槁  
赴  
淵  
者  
之  
所  
好  
也  
語  
仁  
義  
忠  
信  
恭  
儉  
推  
讓  
為  
修  
而  
已  
矣  
此  
平  
世  
之  
士  
教  
誨  
之  
人  
遊  
居  
學  
者  
之  
所  
好  
也  
語  
大  
功  
立  
大  
名  
禮  
君  
臣  
正  
上  
下  
為  
治  
而  
已  
矣  
此  
朝  
廷  
之  
士  
尊  
主  
疆  
國  
之  
人  
致  
功  
并  
兼  
者  
之  
所  
好  
也  
就  
數  
澤  
處  
間  
曠  
釣  
魚  
間  
處  
無  
為  
而  
已  
矣  
此  
江  
海  
之  
士  
避  
世  
之  
人  
間  
暇  
者  
之  
所  
好  
也  
吹  
向  
呼  
吸  
吐  
故  
納  
新  
能  
經  
鳥  
申  
為  
壽  
而  
已  
矣  
此  
道  
引  
之  
士  
養  
形  
之  
人  
彭  
祖  
壽  
考  
者  
之  
所  
好  
也  
若  
夫  
不  
刻  
意  
而  
高  
無  
仁  
義  
而  
修  
無  
功  
名  
而  
治  
無  
江  
海  
而  
間  
不  
道  
引  
而  
壽  
無  
不  
忘  
也  
無  
不  
有  
也  
澹  
然  
無  
極  
而  
衆  
美  
從  
之  
此  
天  
地

分而不目夫者

故當付之無所

之道聖人之德也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悲憤也誅訕也枯槁也

其門曰腹內多

淵自其寂寞而投于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修上索其身也死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王偉曰聖人休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

取不之閒平則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

恬然無知淡不

入和氣不能斃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加物所謂寂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無為者亦若是

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而已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施仁曰此處皆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贊詞炎生于遠

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如天行

天累生于逆物

容心也如物化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者波字最妙見動

與人同者衆矣

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

是焉故死人非

故曰悲樂者德之和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同於自得故无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午虛之極也不與物

鬼責生浮死休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沈然無所惜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

孫大授曰此數

則清真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

句甚有味太虛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

之休本自虛无

而聖人則豈一

但屬妄念六祖

人失之于動而全

耳  
肯但道家更切

焦弱侯曰神藏于越之喻謂劍之于身輕重何如世人尤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于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于能體純素謂之直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郭子玄曰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典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又區、於其末而以刻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肯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立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庶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干越吳劍也神而藏之不可輕用寶之至也况精神化育萬育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成

黃尚行為我

聽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无分別之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止則神與之俱止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不使之喪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其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体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尔時方壺外史為作  
亂辭  
聖人之德無乎不忘  
其德乃全  
守神為急  
一之精通  
謂之真人  
天地之常  
虛無恬淡  
其神不虧  
守而勿失  
合於天倫  
無乎不有  
漠然無為  
純素之道  
與一為一  
能体純素

聖人之道  
天與之常  
無乎不亦

而真常不察之本全矣謂之真人不亦且乎不亦且乎  
其間于日一好軒中而至於海濱一俱無非矣長軒  
素之直莫要于軒中而與天薄頭合而無間矣然要  
無命于主人好軒為主宰辭為有用軒亦俱辭自固矣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  
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  
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  
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九  
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  
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良  
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  
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養蓋能以恬養之則一  
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堂堂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繞  
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

胡時化曰冒頭  
反起二柱而扁  
重于恬知交養  
恬者安之而不  
知其然以是而  
養知非思以求  
致其明也生而  
無以知為而不  
用則異乎安之  
而不知其然以  
是而養恬非俗  
學以求復其初  
也易之神明老  
氏之恍惚莊子  
之恬知其其一  
也  
稷文熙日恬即  
禪家所謂無知  
者也知即禪家  
所謂知無者也

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  
矩養恬何者用之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  
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  
名道而無所不運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  
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  
名所由立矣允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敷而不  
得謂之徧行若禮樂而徧行則人皆逐末忘本  
徧于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始亂矣

林希遠曰混茫  
而得澹漠雖有  
知而无所用則  
其為知也博矣  
奈何政失淳和  
俗趨浮薄離道  
險德滅質溺心  
至于世道交喪  
而不可復也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  
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誰解  
蒙晦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  
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蒙  
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

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  
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無  
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  
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  
時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  
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凌雅隆曰世之  
學聖人之言與  
其亦者不知吾  
身有所謂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  
同愛之則則開  
此言而驚疑矣  
訝不足怪也自  
燧人至唐虞則  
治化之流瀑譎  
敬朴時有厚薄  
其應不同所謂  
大道齊有仁義  
知慧出有詐偽  
也

選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  
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  
下與治化之流鴻享散朴離道以善儉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  
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道之人何由興乎  
世世亦何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曰子曰世與道交相喪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日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典孟子所謂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說論極純無疵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美隱故不自隱

德哀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哀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鹿之師濠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可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成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與乎世喪故世以無以與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矣聖人不自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友一與亦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直隱極純正無疵及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七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存身而說未亦見文字相生之妙余有丁曰道不小行遊于垣途德不小識塊然不通自得其志獨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李士表曰寄之去來无休戚于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幾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必處

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

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德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

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

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連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然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可移彼此指窮達而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

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淡哉  
世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僅未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  
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  
知本未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辭

蔽蒙之民  
荒兮未央  
以恬養知  
離支俗學  
知復養恬

恬知交養  
典也澹漠  
運德下哀  
還我古人  
濠淳散朴

離道而善  
去性從心  
險德以行  
世道交喪  
聖德乃隱

與由何與  
深根寧極  
隱不自隱  
時命大行  
存身之道

小識傷德  
得志樂全  
大行道湮  
軒冕非性  
知不以飾

喪已於物  
是謂倒置  
是謂倒置  
僅來而寄

外篇穩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

為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北

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為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于黃河。獨流  
泛溢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何中。渚岸上奔牛馬。水  
大而岸遠。不復能亦於河伯欣然自喜。而為廣大之觀。盡  
在于已及其北。至于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涇。泮然一色。不見  
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若。捨水之  
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言世之以水自多者。聞道僅百耳。

夫見之大者  
則小為自忘

曰祖蕙曰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  
則季自外至而  
未達乎大道之  
譬涇流兩涘不  
辨牛馬則為道  
而不出乎兩旁  
中央而未至乎  
无所不見也順  
流至于北海言  
循理而求則又  
得其所居旋面  
望洋向若固超  
大道後无窮之  
時也

孫大授曰夫學  
道者見欲大而  
心欲小見大則  
不以小自安心

小則不以大自  
看海如此之大  
而海未嘗以自  
音方少存乎見  
小此望道未見  
之心聖不自至  
之意也知見少  
則可進于大觀  
矣  
夫道林口拘于  
虛則小大之所  
限篤于時則又  
近之所專束於  
教則方術之所  
制天下所以不  
得道遠者以此  
出涯涘而觀大  
海則脫其拘限  
而與于无方之  
理故可以語大

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  
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於已  
見而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  
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  
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  
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家可也大方又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  
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  
虛春蠶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海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

王守仁曰所以  
存夫見小者蓋  
以道而觀天地  
則天地小矣以  
天地而觀世界  
則世界又小矣  
而五帝王上諸  
人以此自多其  
與河伯之自多  
于水也無以異  
矣  
王世貞曰小大  
之辨各有所據  
不可想致故五  
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為不出  
乎一域物句定  
域雖至知不能

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小心則不以大自負  
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始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小此望道  
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  
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王守仁曰所以  
存夫見小者蓋  
以道而觀天地  
則天地小矣以  
天地而觀世界  
則世界又小矣  
而五帝王上諸  
人以此自多其  
與河伯之自多  
于水也無以異  
矣  
王世貞曰小大  
之辨各有所據  
不可想致故五  
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為不出  
乎一域物句定  
域雖至知不能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  
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卒  
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  
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  
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  
稊米乎壘空水穴稊米稗米  
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相者  
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  
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  
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

出焉故七起小  
大之差將以申  
明至理之无辨  
也  
焦弱侯曰河伯  
欲大天也而小  
毫末此箇識見  
便自死海若為  
說一段道理斗  
箇等問又自觀  
遠近證古今察  
盈虛明坦途上  
體勘將來如是  
則我全毫末而  
不足謂之小天  
地雖大而不足  
謂之大矣  
許應元曰不若  
無知王倪對齧  
缺之問是也不  
若木生蝕不

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竝生竝育於四海之間不  
循毫末之在馬体乎如是則益駁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  
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  
奚足為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泊自多於水也殆无以異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  
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  
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補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知毫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无

窮人問之豈是  
也然既生既知  
矣將何以自免  
曰能以無生為  
生不知為知則  
於生何累於知  
何有哉

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  
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夫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  
一定而各各自足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于古  
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垣塗而知  
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  
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矣如是  
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  
糝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證  
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證之蓋身之所在也然而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問今無  
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撥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  
之常情後前望後待而不得則問後撥乎前進而勿及則跂  
故知其無止其忘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  
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  
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  
無常明乎坦塗無脊平而不險無脊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  
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又反其生也何悅之有死者物之來而  
歸也而屈者又伸其死也何補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  
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必生晝

李士表曰此一  
轉又將大小字  
面換作精粗重  
七入細說向道  
理上去

夜率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天  
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死也不補夫知物物之各是  
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  
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  
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  
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之為遠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  
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  
亂而不自達也不自達則歎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  
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  
知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  
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勤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  
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在子  
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  
莊子與莊子乃能證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  
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

施仁曰自細視  
大者自力所不  
及者不盡耳非  
不可圍也自大  
視細者雖無形  
蚊睫視之而不  
見直不明耳非  
无形也

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  
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  
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  
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无形非無形也但小  
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  
以言論則不游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  
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  
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論末章  
論不顯之  
德同旨

郡室曰大人以  
利物為先而不  
以仁息自多不  
為利動而不賤  
為利之人皆迷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  
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

大人之行異乎  
世俗以至佞諂  
亦不賤之則君  
子小人亦不兩  
行是大小不足  
為辨又何爵位  
戮恥之足為勸  
懲哉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  
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雖不驢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弊讓為多雖有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亦不賤之如上文所止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眾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辦細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無已有我相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待裔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有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之約謂取歛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余有丁曰上言  
大人无貴賤大  
小一味玄同河  
伯因問物之內  
之外分明有箇  
貴賤大小自是  
一種道理不知  
何以於无分別  
中至有分別故  
曰惡至而倪貴  
賤云云北海吞  
之云云此箇分  
別俱屬心識  
胡時化曰此下  
註五段充擢精  
白  
吳然曰因世所  
有而有若東天  
有西因其所無  
而無東則無  
西知東西之相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此  
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倍觀之  
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  
觀矣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個分別俱屬心識  
觀之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分賤  
以倍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反而不可相無  
則所謂功者其  
分定矣而道非  
功則非有無也  
是皆曰曰其所  
然而然所非而  
非知竟禁之出  
于自是而交相  
非則所謂趣者  
其操觀夫而直  
非趣則非是非  
也若然則為道  
者兩忘而休乎  
天均惡用而倪  
貴賤小大哉

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  
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  
好體貼人情如人說某人不好文字我隨眾喜他則他篇篇句  
句皆是的又如說某人不好我隨眾惡他則他件件事  
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  
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  
地將不為稀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  
芥子可納須彌妙高山也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如是則物  
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觀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  
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于有無之終  
是非之辨亦復如是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  
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及東  
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及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  
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而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  
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有  
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  
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  
定也又以人之趨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李士表曰堯舜

吟諸人乃設為  
貴賤无常之喻  
以明貴賤之不  
可倪  
陸西星曰此段  
又即物理而論  
何至而倪貴賤  
何至而分大小  
師天而無地一  
段見倪貴賤分  
大小執有方之  
見而不知無常  
之變者何以異  
是故引禪繼告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上又有未定也

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指邪  
人為邪上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  
皆于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  
表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  
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毛畫出瞑目而不見立  
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焦弱侯曰意牛  
主意言外立言  
望之照應如國  
師為奕陣勢布  
列而精神血脈  
尚未未始李  
之流最難看眼  
諸家箋之感屬  
朦朧若非史氏  
為之圓融曲暢  
此老之意幾不  
明于千古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  
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言諛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  
在之噲則為賤矣爭賤名也以

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諛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  
而不可以窒穴騂騮騏驎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往狸鷓鴣  
夜撮蚤察毫末而畫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  
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  
何至而倪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非于彼  
古今無常治之世理于前而或亂于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  
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  
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時  
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倪為莽為懿  
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信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  
取于禪繼而貴之乎然一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  
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呂七甫曰學者  
平日係于有物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

一聞道无貴賤  
則於為不為辭  
受取舍之際其  
知所從固其宜  
也故河伯問而  
河若答之云云  
皆是富言  
凌約曰海若答  
言道既無分別  
則无為无不為  
亦不又以其信  
自累衍者廣平  
之也反之則平  
復為彼平彼之  
分未始有常貴  
賤往反豈異是  
其施者仁之用  
謝之則賜予而  
不以為仁多少  
之數豈足計哉  
反衍則忘貴賤  
而不累于名謝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  
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七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漢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  
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  
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  
將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  
以道而規何者何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自有  
貴賤則貴以臨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入有碍如何得寬  
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者寬義慎  
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

施則忘少多而不累于利若是而未反其益者未之有也

江道坤曰自篇首至此九六問答如風驅浪浪漸近漸激至是而管浪噴噴使

大蹇如此无貴魚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值母執一而行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魚一而行與道差參然曰無拘曰魚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有若而無私德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無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无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可恃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規之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始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人應接不暇頃更澄前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寔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如

天人之行本乎夫位乎德躋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承上言順

天因推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休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則者也休天居德則屈伸後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真

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又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于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而莫知之避與彼立若墻鼠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戾者也其以聖人無死地謂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己也且如語至德者與大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寔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體會而無所復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

失是謂及其真

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

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  
然之謂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  
曰無以者不以千金珠彈鳥雀也三  
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夔憐蛟蛟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蛟曰吾以一足踰

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蛟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

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蛟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

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

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

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達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焦弱候曰數改  
數重直是構思  
奇絕中間嚼唾  
之喻左非人思  
慮所及者却就  
風上說出箇用  
小勝以為大勝  
正與聖人能小  
能大能氣能剛  
者同一妙用不  
說心目便文字  
不板樣如半閑  
之  
巖花妙睡者得行

吳郡曰司馬云  
變一足蛟多足  
蛇魚足風无形  
目形綴於此明  
流于彼心則順  
齒為神  
王雱曰以是為  
用則一足不如  
萬足之多故夔  
憐蛟以是為累  
則萬足不以无  
足之愈故蛟憐  
蛇有有矣規  
无有為不足故  
憐風蓬矣以  
有方為不商故  
憐目目可視而  
已心則无所不  
司故曰怜心也  
許應元曰孔子  
將匡宋人圍之  
所謂指賭皆勝

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難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跖

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視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又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蚤負山南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及於

大通子乃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送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

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

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

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

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以知吾知之

而我不知之濠上此一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子之與魚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

而不知魚之樂也莊子善辨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

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侏人類也尚以尔汝形骸之隔

而不知子如何况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

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辨

論取給于口皆為枝葉之譚非本論也若循其本論已知子

矣此語非獨鍼

本者斯為可怪

印室曰是非之竟言其耐自起得于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堯為一而知不知以此觀之必然無所容其家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直然四解淪于不測忘夫幽明無方而入于神也死東死西如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于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允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及言之所不能論而規

規然求之以察察之以辨是用管窺天雖及地之類也支道林曰神龜尋曳尾于塗中為鷦鷯留情于濠梁皆嘆時之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開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足怪而競言辨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

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媛妹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于水也故以結終篇之旨云

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体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醜將柰何 伯也自多 大方達觀 觀於北海 天地穆未 人處九州 毫末馬体 至大難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 知分知時 一体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于太就 察乎安危 罔囑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滅天 無故滅命 以小不勝 而成大勝 龍真井蛙 孔非暴虎 莊曳楚龜 惠赫梁鼎 漁魚出遊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至樂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哉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

陵希隆曰從上篇來以物善已透下意來發此段急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且頭發問友說起兩句

呂吉甫曰有生為累憂若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和意謂人能于憂苦中心生歡離憂益思後則其樂時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抑蓋

天下之事成則有衰極則有變。極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于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于性命之情乎。故卒之于無樂。無善是為至譽。至樂也。已。

直德秀曰：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善。和無有邪。親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和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倍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至樂。無樂則世倍之所樂。

非直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直名也。然後安於死。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空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往。無為物思。得不化。劫。吳儔曰：後首至。此一片文字。往復曲折。剔抉無為之妙。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尊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劫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和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而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劫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二無有。劫反詰之。辭言。決是有也。今奚為奚據。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倍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劫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勤。作數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劫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昏憂有慮之心。惜。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游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一。砥。隔。多。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言。六。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遂。巡。却。去。而。勿。與。

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死。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劫。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一。樂。誠。樂。矣。而。世。倍。苦。之。吾。如。世。倍。何。劫。故。曰。至。樂。無。樂。世。倍。之。所。樂。真。非。樂。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劫。天下只有苦樂二種。扭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無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又要能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

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乎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  
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乎而無有象乎芴即混芴之義  
芴即湯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  
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  
無為則庶靜悒悒  
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

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盛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慤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

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春秋冬夏四時

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

乎命故止也益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情不槩與世人同執形變而有生上指知覺運同而言偃

董份曰莊子之  
所責則孔子孟  
孫才類氏而其  
制行則若子桑  
子友子琴張之  
徒何也蓋人道  
之弊天下沈于  
哀樂之抑而滅  
其大理故救之  
之道為若此

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視之直謂不近人情  
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  
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  
自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頓妻妾  
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  
煩惱猛於生死閻頭說个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  
亦無去其齊生死幻變無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  
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只  
是个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剪妙不動金網經世尊道我  
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嗔恨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  
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他們學真實受用自  
身尚然何況外身而現化者此處莊子猶為惠子俯就兩句  
日當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  
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鍼芥相投直須說箇我  
尚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  
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章問做方壺外史急為拈出為莊生  
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道又却是  
外史老婆心也諦听諦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  
法無情受擬認商量總不堪

李士表曰：鬻體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倍所可共語哉？孫大授曰：此與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復有何患？上擢出一段，寫言直是戲，剔若直謂莊子有生，死歎歎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用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斃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余有丁曰：舊說云：莊子樂生惡死，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古祖謙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起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際矣。汪道坤曰：借類以識當時遊說之士。郭子玄曰：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小囊詐能容大面，盾礙分不可。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父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處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造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煩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

將不利于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類子以危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足，以大道說之。

遷徙其狃其狃  
短綆詎能引深  
海鳥之驚九韶  
如齊侯之驚皇  
道也人有貧愚  
故莫能一事有  
古今故莫能同  
名實不越則有  
條而不塞義理  
適用則禍去而  
不危  
呂古甫曰海鳥  
之說歎李者深  
思而慎出也衝  
城室穴之珠器  
千里捕鼠之珠  
技夜明書暗之  
殊性此先聖之  
所以不一其能  
不同其事也各  
止于實則無過  
矣之名義設于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觸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不敢食一變不敢飲一不三日而死以此養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後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

條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  
條之短長而水  
求通求通則不  
達矣福持則因  
其分之小大而  
不過與過與則  
不持矣  
林疑獨曰未嘗  
死未嘗生者各  
以所遇為樂果  
養乎果歡乎歡  
養之實未有定  
在也種有幾言  
變化種數不可  
勝計自淨水則  
為豎至皆入于  
譏方一氣而萬  
形有變化而無  
死生也  
陳詳道曰機者  
氣之動處出于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豎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爵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香也化而為蟲生於窠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鳴掇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脅芮生乎腐罐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曰惟子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樂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豎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

機者生也入于  
機者死也為天  
地間只是陰陽  
二氣循環不息  
養乎歡乎何容  
心執順其自化  
而已矣

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假借也假而後生者塵  
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次浮游水上塵相率如絲如縷其  
名為隘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上之際兩  
岸之旁水浮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有色沉綠名為蠶蟻  
之衣是曰青苔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鳥而得鬱棲化為鳥  
名也多生岸旁又各澤鳥其性利水陵鳥而得鬱棲化為鳥  
足鬱棲查壤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蜻蟴而葉為蝴蝶  
蝶胥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質多懦弱又生於田夫野窻之  
家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鴉撥伏  
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  
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醢食醢者蠨蛸也  
喜酸而聚醢故曰食醢食醢雖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  
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氣于空中故食醢生願輅願輅生九  
獸九獸生黃輓黃輓生腐蠅腐蠅生脊為逆逆相生皆蟲類  
也或不作逆生說者亦得大率此蟲無考証註書到此類皆  
際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願多聞普室張華虛傳博洽羊此乎  
不第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蘆菁疑即藥草中所謂羊蹄根  
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  
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  
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曰指觸躄等閒發此一段要

人認取天機養乎樂乎可  
容心執順其自化可也

### 達生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  
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矣足棄而生奚足道棄事則形不勞道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地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

王元澤曰知止  
其分物稱其生  
生斯足有非則  
傷矣守形太甚  
故生亡知非我  
所制則無為有  
懷于其間或彌  
養之而彌夫之  
養之彌厚死地  
彌至真若放而  
任之性分各自  
為者皆在至理  
中來故不可免  
也是以善養生  
者從而任之  
劉榮曰形非道  
也世非我也而  
累在乎物耳以

理觀之于斯三者累易証也累可去則世于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于形也何羨不有于世不羨于形則達生豈命也至矣

成始形精不虧是謂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莫不知生之養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乎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倖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修物或富貴而天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主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也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儻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然有不免於為而洋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若故朝夕則思養養不察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絕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少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世生之道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

至人云云至人色貌以下皆詳言至人守氣藏神之真林希遠曰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和誠能守乎純氣則不

子列子問閔尹曰至人潛行不窒於悉蹈徒報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閔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

果敢之列音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矣足棄而生奚足過此一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思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過生則精不虧思惟其精故過其生也過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寧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同本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大傳薪薪雖盡而大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情之又精則不唯合天而反以相天

室不熱不危無  
足異也凡以至  
虛而已豈知巧  
果敢可得與哉  
譬龍之為物合  
而成體則上極  
下蟠而無不至  
散而成章則入  
于無有而不可  
見亦以氣而已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隙物奚自入焉音行

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  
氣扶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  
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  
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  
之先造物之始烝正在于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  
真而成出有入無之体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  
此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詭得而  
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  
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  
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夫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  
者虛寂恬淡靜莫無為常藏此神于淵默之地動靜不能倪  
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机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  
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萬物

李士表曰觀此  
譬則本意益明

乞無隱曰知則  
水火無不能焦  
漏坑于陸車升  
此全于天者斯  
物之莫能傷也  
聖人藏乎是所  
以為長生久視  
之道  
褚伯秀曰此節  
似別是一意不  
蒙上文  
劉既曰德生謂  
天德出寧賊生  
謂六賊相撓故  
天可常也不可

之終身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  
無離合其德以通于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  
以造者也德通于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虧矣物焉得  
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燥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入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

音悟物而不惜音習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生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怨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其真  
又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讎不折鎖干讐在人而不在物  
也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杵於

厭也人可慎也  
不可忍也

世也使人人皆如鑊于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戮攻  
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關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  
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  
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或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善  
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  
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  
不忽于人將不幾返于天乎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絜者承絜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側其

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

若擻音株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而唯絜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絜之翼何為而不滯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

身若柳樹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

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

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憚以黃金注者殫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脹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生全內者其性  
無所吝重乎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  
出而陽柴立其中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按筆者按連茹之章以為筆謙言已不過  
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其后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狼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凶夫之患喻如養生者又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世出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

戒者過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知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祿患汝

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

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音豕之上聚儻音力之中則為之

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祝宗人祭祿之官名玄端禮服

牢筴豕豕也穀食曰黍豕尾曰尻錯舍真也豚脯素之有縷文者聚儻謹管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豚脯之上寘之聚儻之中亦甘心焉統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結詩其軟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

又按桓公方乘之君田而見鬼而心真不能

釋然者故誤詒  
而病皇子謂其  
自傷誠是也急  
為解之若說無  
鬼彼已見矣多  
；說个在；處  
皆有鬼物猛將  
他心中所至頭  
者微以一句批  
動之日見之者  
死乎霸于是桓  
公便與坐談不  
終日而不知病  
之與也此固意  
思分明迎合桓  
公危他發个先  
兆以誑一時焉  
得喜而不笑矣  
惟豪傑一吾後  
杜便肝膽相照  
見非真見此非  
真此時款舞談

曰臣無所見公反諛音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音旭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身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音蛙西方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洗陽處之水有罔象立有犖音嶠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輾音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諛詒倦怠失魂之貌忿瀆鬱結也沈

一時之人心而  
成霸業耳豈知  
九合之功成此  
一吾外史者莊  
子到此一發一  
笑真見矣健欺  
人及長一番見  
識

唐荆川曰此章  
言恭之以至于  
全者猶死敵于  
外况自全乎  
孫大授曰此段  
章法亦妙未運  
片五美字

水汚也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鮭蟹東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于地下又至陰之氣彌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察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如美女而衣赤水倍阿狀如小兒長赤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劔持戟洗陽豹頭豹尾用象形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赤長臂狀如狗而有魚文身五乘瘦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而頭而文五乘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輾然而笑嬰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帶卷并蚕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也

紀消音消子為王養鬮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橋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矣此亦凝神守氣之喻也乎言已可用乎虛橋昂頭款視之

褚伯秀曰呂梁  
丈人之蹈水行  
歌其妙在乎從  
水之道而不為  
私所以水不能  
害也人之世處  
能後人之道而  
不為私人亦無  
害之者矣推是  
理以交物安往  
而不全私

狀見而欲聞也猶應鸞景未見而尋闕也疾視而盛氣雖不  
闕而欲聞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美  
故應者反走望風而實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  
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視必須養之又養以恃其全然  
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于累五養雞而至于逾月此等說  
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乘所言浮阿釋多羅三藐三善提者  
動金百千萬億而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  
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  
云若還生商下到底不馨香此  
不可與騷士道之佩常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逐流而極  
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  
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汜胡忽偕出後水之道而不為私

王荆石曰按此  
章即其物無涉  
者處物而不傷  
之意斯言也其  
為涉世之標準  
欽

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然  
而然命也

支道林曰梓人  
名慶錄止樂之  
器一名琴琴伏  
虎形背有二十  
七齣齣  
呂吉甫曰器之  
所以疑神者猶  
如此則外濬未  
消而款游乎物  
之所造者不可  
得矣  
呂吉甫曰現木  
形與錄合者夫  
后加手而不強  
求之推已之天

梓慶削木為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  
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  
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無  
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錄鐘鼓之縣兩端多有刻縷驚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  
所成也蓋工人亦知疑守守氣之道而又不取以輕試必

以合物之天此  
器之所以凝于  
神也

待五日七日日墮其支体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滑又  
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鏤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  
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于自然故曰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正在于此与上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亦是  
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繩左右旋中規莊子以為文弗過也

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

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中絕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

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

罪亦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笑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

蓋有見也而稷雖饗御而以百鉤責焉可乎無敗不可淨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為臺一而不

桎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

論矩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造物上自圓而成規曰

桎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

一分則雖熟而

亦不能成規矣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

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上說一箇

化字此又

說箇忘字忘則人于化矣故物上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

其與物相絕而后謂之忘也不離于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

矣故僕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

外適之時欠大笑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于適

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也適而後能入于化矣

此是孝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于

林希夷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窮  
理及性夫何疑  
若休孫之所云  
其于天命理性

二十九子曰... 故有子告以至... 人之行... 林希逸曰人世... 垢也去寓乎此... 則行往坐臥莫... 非无士之業所... 謂出世世間矣... 何力可恃何長... 可罕耶... 全元澤曰金生... 之消非至人莫... 去知之非至人... 而與語全生之... 前走奔鳥以天... 牢九韶耳安去... 无驚叫扁子所... 以慮孫休之或... 也夫莊子之作... 此以竟世倍未... 其全生之理也

州郡則何罪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  
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時長而不宰今注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反無甲  
道天於堯昔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向暇乎天之怨哉子  
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

而世情者未可... 奔告之以全生... 之道故終于初... 子之所笑而厲... 其意也若莊子... 者可謂生及其... 意者乎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慶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  
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鼉音以車馬樂鵠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其不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不以材得斧去人乎今

蓋西星曰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樛社之木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鴟不生鳥而見後相對立論則南華之下世諦觀之亦訛矣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之曰子殺鴈而烹之取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李士表曰本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遇各係乎命分所過不可

二十九子曰量華平  
三卷  
莊子  
五十一

謂劍以不材而  
倖免也材無而  
材俱為着迹中  
間一路充涉殺  
亦以其似之而  
非未免乎累故  
竟不處若夫乘  
首德而浮游者  
莊子亦處焉胡  
可得而又乎哉  
言不可又故待  
之不可以一方  
也唯與時俱化  
者去設變而但  
通耳  
陳碧曰万物之  
情人倫之傳有  
合必離有成必  
毀乘則見其卑  
則見其太則材  
不材之間歟免  
乎累何可又得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諸本人倫之傳則不

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又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言處世

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見全鴈以不鳴而見殺

如木不材之無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

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

非道德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

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无言一尤一蛇與時俱化而

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

則譽異我則言是非峰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乘道德

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

有于譽故曰無譽无言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

知用舍者時耳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

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下孰常在上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

始有名未始有吟故曰道乎萬物之祖也則所謂無名之始

能物上而不物于物者既不物于物矣人焉累于物哉蓋已

古有道德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人倫已

身為万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

以上而處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

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

入者廉則大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專權是故有從而

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智是故有

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財

則如鴈均之乎不夫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

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蓋深

悼世道之難為而歎其歸心于道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

內篇

人間世

第十

章

第五

節

三

卷

五

十三

頁

五

十三

頁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

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

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

豐稜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隱約

志其固也蓋形

所生也乎不去

國為皮者患之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宜僚曰自世南

宜僚至尾為一

片文字有首尾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品

有結東元上上

不遺則國日行  
之累劉形所以  
去皮心不白則  
歌得為之津西  
心所以去欲窮  
人入天此為時  
于无人之野

褚伯秀曰有其  
身而於其國雖  
受杯万端而患  
慮愈深故今无  
其身忘其困而  
任其自化寄之  
南越取其去魯  
之遠也若其恣  
其本步而人  
自蹈其分則万  
方得矣不亦大  
乎去國指倍謂  
蕩其胸中也君  
乃謂吾欲使之

南越也刑跡蹟  
礙之謂留居滿  
守之謂形其物  
夷心與物化斯  
寄物以自載也  
君去少私寡欲  
則无所不足涉  
江浮海不見其  
崖踰絕情欲之  
遠若欲絕則民  
各反守其分自  
此遠矣然然獨  
立于万物之上  
也

李士表曰離二  
者而獨立康道

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危於罔羅机辟  
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  
願君剝音枯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  
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倡狂妄

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矣吾願君去國指倍與道相  
輔而行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困也庶靜恬淡

人我也不知義无分別也不知礼无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  
大方後心所欲不踰距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樂可葬  
去國而指倍則自與道相依指倍二字最妙俗  
者世倍有為一切法也指之又指則无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形俗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又為羸弱之夫  
沉溺愛阿不即

解脫者加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  
回顧不得人無車則困无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引其

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玉將行坦然而無疑故曰无俗傲  
爾形无留恋尔居則无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慾則  
无粮之粮足矣此便是遊于道途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

遠將立不測而遊于无始性日聰明知慮一時察尽譬彼遠  
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茫乎独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  
人遠則與道為隣尚  
何離索之足患哉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竟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

德以浮游其物  
同波典時俱化  
超物祖而元器  
去文皮而元器  
則其與太昊之  
國不在遠求而  
自至若虛船之  
觸舟不怒以无  
心待物亦以无  
尤心德之也

殖以夫曰鑄鐘  
大士奉命而欽  
民財宜速二月  
而始成其縣則  
太滿滯矣故王  
子疑而問焉  
列禦曰道一而  
已若有作為便  
武之以二矣故  
曰一之間无敢  
設也委曲依傳

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昊之國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又以惡聲隨之向  
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  
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鯀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  
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  
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儂乎其怠疑萃  
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後其強梁隨其曲  
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之人一聽其自  
大因其自至則受  
因其自至則受  
之不挫者不損  
也大塗者大道  
也賦斂之事且  
况况以大直治  
天下乎

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  
何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怨哉仁以要人如所  
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  
更設他術蓋入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朴散矣以  
此彫琢之術生于其心則害于事發于其事則害于其政矣  
吾將于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歸復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  
識也况乎其若急而若疑也若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  
勿上也後其強梁而不罪其皆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  
我者因其力之而自及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  
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  
常庄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  
乃此矣而况道德之有于身者大塗猶言大道

林希逸曰論陳  
蔡之厄不若鸛  
鴈之知螳螂理  
鵲不知被彈葉  
之此皆虛材而  
未及善故不免  
乎累也  
孫大授曰聖人  
无好惡既弘大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乎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紛紛音紛跌跌音跌而似無能引振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

舒緩又心無常  
係不敢為前為  
后者常後容如  
中也食又取其  
緒期于隨物而  
已行列不斥與  
群居也患害生  
于后知以奔競  
木伐井竭才之  
害也夫察焉小  
異則身與此矣  
混去大同則无  
獨異于世矣故  
夫昭：乃宜：  
之迹也特寄言  
以行迹故因陳  
蒸以托意  
王荆石曰孔子  
生一世為莊周  
點集多矣

斥而外人卒不泮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於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意急玄鳥也。盼：睇；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也。加之而卒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鮮不自迂，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於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八

支道林曰：林回棄弊其負赤子而趨者，舜之弟也。貴形緣而情幸，則知尊天覆而不待外物矣。范无隱曰：君子之交，夫利故淡，而合故親，小人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患，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布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支道林曰：林回棄弊其負赤子而趨者，舜之弟也。貴形緣而情幸，則知尊天覆而不待外物矣。范无隱曰：君子之交，夫利故淡，而合故親，小人

之交飾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自合者故而離其愛益加進者去節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不矯故常遠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延也呂吉甫曰待字无二义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卒而不勞則性常遠所为我

之辭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揖於前其愛益加進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壁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于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累則赤子之累多于金壁今而捐壁負子蓋以天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伏何怪乎親交之益疎而徒交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捐書澹去其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處為揖讓于其前處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愛乎感以死心而受益加進也

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須乎外物哉

異曰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臭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陳詳直曰衣大布而過魏王明如劣之非備雖于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蓋已以將世之澄也王元澤曰唐時浮地則中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生坐勢不便而全為之則受戮矣此段精神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音縻係復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和莊子曰貧也非備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備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備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騰猿乎其浔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睨也及其浔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劉須溪曰以此比干之士此之則

儻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見其證驗  
陸西星曰炎氏  
之風猶炎氏之  
頌已自无已而  
廣之則是造大  
愛之則是造衰  
也无受天損易  
无受人益難今  
則天損而已安  
用廣已以造大  
却无始非平正  
以待之人使天  
一晏云休斯而  
已安用愛已以  
造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右據槁木左擊槁枝而歌炎  
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  
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  
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以槁枝繫槁木故曰有具  
无節奏音響故曰无數犁  
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精而環視之造  
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已而或至于大則推已者品矣愛已而  
或至于哀則哀已者過矣于是為癸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  
理急為定个歌者之誰人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  
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將見无有受  
者无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者

郭玄曰天地之  
行非人所得止  
運物之泄非人  
所去開無受天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挫不行天地之行  
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莊臣

頌則與之借也  
不敢以為損而  
去之也執臣之  
道能不敢去而  
况所以待天乎  
此无受天損所  
以易也  
林疑欲曰爵祿  
運至命之在外  
者尚受物所利  
以為益並盜竊  
何異於君子于  
四達運至之際  
以去物之所利  
非已也吾命有  
在外者以是不  
敢受而取之如  
鸛鶴之畏人而  
哀人問則天下  
相與社稷之不  
可去此无受人  
益所以難也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用四達爵祿運至而不窮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君子不為盜督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鶴  
音意目之所不互處不給視雖落其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  
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以知其所以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  
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  
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夫  
又借顏回發問逐句而晰其又何謂  
天損飢渴寒暑窮挫之困皆天所以  
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  
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  
與之借逝如臣子之聽命于君直易耳故曰无受天損易  
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

吳傳曰性者天命之性此蓋生有者皆得之于天吾人所得而與哉故至人處之安然及善貞而已

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无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未之益耳典已无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力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欲羨于悅寄之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者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于鳥之所自處者矣鳥之輕眇莫如鸛鵲鸛鵲即意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裝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鸛鵲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知何於故曰无受人益難何謂无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无窮而万化之物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故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无天則无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君无士者以為之主幸故曰有天亦天也而人有天猶有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有道云尔有人天也而人之不生有天則何故考是在性分中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往于至于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夫至人之幸惟晏然休逝而卒修之

士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休其逝則何人非大何天非人也而自不受乎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觀一異鷗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連

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也翼廣不逝可大不

觀褻起反裳履九純反步執彈而留之者一彈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鯉鯽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鷗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真入

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力信反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

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後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

鷗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吾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褚伯秀曰物无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莊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去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持繫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李士表曰叙得深有情曲觀窮之利而後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志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交寬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

未嘗有別迷也  
而莊子言此者  
明虛以遊世如  
典魏王言者雖  
足以無畏而畏  
人之畏不可不  
然也

趙以夫曰夫教  
全其性命終其  
天年者莫若外  
忘其形而形忘  
則所以自河而  
所適安有不樂  
歟此陽子所以  
取逆旅小子之  
言也夫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  
者云云是外忘  
其形而惡羨彼  
而兩忘故故莊  
子于終篇言之

劉華曰是篇立  
論始于子方之  
師人貌而天隱  
盡潛握有不客  
稱者遂是以便  
文后悟所夸之  
非知魏用之累  
可謂善揚師意  
一言居主者矣  
何患乎已之不  
立道之不行乎  
林希逸曰言東  
師順子見其人  
同而獨在自然  
雷而順物故真  
不失士梗者非  
貝物也魏真方  
我累耳知至盡  
者以人為累也

也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志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志也異鵲從利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不覩不逝異鵲之志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志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于是幡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閑閣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詆且聞之也入其倍後其倍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辱戮亦固宜焉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公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无釋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炎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林希逸曰：言物不正，容以言物。溫伯雪子自擊而面，有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受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客入，嘆曰：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又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日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

言而信，非語也。夫子語神化也。而回自不知其所以。夫故瞳若乎其后也。

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

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死，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但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

而信不比而周  
无器而民誦乎  
哉者終以是而  
已

陳詳道曰忘之  
中乃有不忘者  
存所忘者挾者  
也不忘者至貞  
也汝把吾之日  
說不忘之則无  
得之得即為直  
得而所謂不忘  
者在此矣

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足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  
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察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  
心如天之有日曉出東暮落西凡  
有日有趾者莫不待足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謂動而作  
也是入則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大万物莫不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个所以大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  
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去化以待及損  
之又損以返于虛感物而動牾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知  
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去窺乎其前丘丘上  
之高者規取則之又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止也前  
修往哲皆去不忘附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  
日夜无隙以瀆于地是終身与改交一臂而夫之誠可哀矣  
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犹言對面  
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待欲著乎吾  
之所以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又所以著者又指  
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于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  
虛无之靜有不可以色相形聲求者故彼已足矣汝唯不知

王元澤曰稿木  
迂物謂其藏精  
蘊神近人立獨  
謂其喪精入窠  
遊于物初未始  
出其宗也擬知  
而心已困歎言  
而口又辟離心  
忘言斯近之矣

劉涓子曰夫肅  
阴之氣降天下  
赫陽之氣昇乎

化以待靜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肆者市馬之地  
唐者无肆之屋求馬于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于有見有而  
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辨亦辨言道言亦言道是皆以有求  
于我者互乎矐若干絕塵之后而不可追也言吾常語汝墮  
其肢體黜其聰明語亦常奉也而服膺矣吾服汝矣甚忘而  
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之与求有也之相去遠矣世人之學  
只知狗生執有說義忘字便茫無著脚反起虛无之嘆雖然  
忘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蓋故吾即求有  
之吾而不忘者即吾  
所去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乃牒然似非人孔子便而  
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搖若稿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  
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  
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細紀也而不觀其形非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觀其功用生則萌于恍惚死則勿于窈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和陸西星曰此道詎有所洋上其至美至樂而已其于死生如數易數魚易水輪爾小變又何疾焉夫天下者為一轉萬物而為一自其同者觀之

則已之百體也臭腐也此之生也死猶寤寐也况其他乎故視執術與事是統於水易數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

郭子玄曰貴在于我未始非吾其樂无涯詎復有患乎水之有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為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如少變而不失其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皆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反古沒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疾之言惡也所以不

惡變易蓋以數无異草澤無異水也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万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真常在我矣故四肢百體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皆變者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乎心乎為道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遊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洵音酌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立之於道也其猶醯曲西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子自前以訛燻  
去覆而識天地  
之大全

學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  
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  
冠者知天時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古穴反者事至而斷君子  
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  
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  
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尔者特寓言耳丈夫  
即孔子也

百里奚辭位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文

皆至受揖而立紙會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

但音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音薄傍各  
盤石反

羸力果反君曰可笑是直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

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怒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鬣而頰音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莊子見魯哀公  
三卷 莊子  
六四

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  
不成德音射不敢入於四竟音境下同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射不敢入於四竟也則諸侯無二  
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臧丈人大公望也一  
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特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如此特幸自失而已百姓無天命不可更生他疑也其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先王之懷慎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射不敢入四竟不懷疑也射與更同大公之政如此信乎之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大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憂為乎仲尼曰默女

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亦至

人無夢寐有心為夢和夫子于此有难于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和彼直以循人情于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至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芻蕘措杯水其肘竹九反上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

是無人遂高登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皆遂巡是二分重在外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闕青天下潛擊景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休然有恂目之志

爾於中也殆矣夫貫鏞也引弓滿鏞射之法也脊重也言前矢

休疑伸曰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机而泊然自專也不能門至分故有但  
有畏而所長委笑豈惟射乎  
陳碧虛曰會生外殉於各无所不至季之物不主為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  
于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于自其

于登復與人无  
里也特純氣內  
守不知有高深  
之可畏无往而  
不循象人耳揮  
斥八極神氣不  
變以此而也

且傳曰叔敖三  
已而無憂色此  
又論至命之士  
離人入天與化  
為一揮斥八極

寓于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  
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  
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祛而不三  
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孝一履艱險便自退却  
不得實用即為死生有變于已而以此宮黜之養勇直到不  
膚撓日逃處方去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  
石仞之淵遂過其背一分躡實二分履虛搢擲禦寇而進之是  
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去若足乎哉故知至人上門  
青天天下潛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蚩之也中  
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  
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憂寐卜所季之淺深若乃猿  
奔罕頭魚潛水底山頭崖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  
只緣平日習慣危机便成絕技此個慣習亦是他在處存  
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  
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  
一神定而力士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

死生無變者  
首必至其地方  
力極則不然皆  
外殉而中治者  
耳終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  
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劉墜曰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  
踵而深上之意  
以其得失之非  
我知命而安之  
也亦知其在此  
在我以道而忘  
之也時時四顧  
則自省之不給  
何暇至乎人貴  
人賤哉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在我邪忘乎彼方將躊躇  
躊躇直于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  
真人知者不得說笑人不得劫劫君業伏戲蓄帝不

在我以道而忘  
之也時時四顧  
則自省之不給  
何暇至乎人貴  
人賤哉

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  
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僂音敗充滿天地既以

褚伯秀曰楚王  
凡君身固存此  
之翁明物我內  
外之分可謂知  
輕重矣

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



捧直是絕人之  
路斯人之道使  
人迷悶享前久  
之各各有其  
悟

林希逸曰為道  
者日損以至千  
無為則仁義禮

樂不為不絕成  
之及无為而无  
不為則仁義禮  
樂非直和今  
已力物則已有  
知欲歸其根而  
不知不亦難乎  
大人則光輝而  
物不主蔽歸根  
于云云之際亦  
易士耳

孫大授口神奇  
息勞之交化陰  
陽普觀而自生  
勃出膠去入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知者無為謂狂屈皆段名也道之為物也無名無相無有  
不可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不以從而得之  
問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機正與佛與  
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同有言不問無  
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作禮而去阿難却問外道得何道理  
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不答也  
莊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却明顯意若  
使知答則是墮于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  
道益遠矣此遊者却不解此復性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  
故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  
斷猶為引太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大泄天機  
美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  
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五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  
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

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艱乎其易也其唯大人

乎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无為而常自  
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  
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  
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于分別夫道遠矣虧之可  
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于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  
日損之又損以至无為則道德義美今已撲散而為器  
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欲復返于道德  
其意也唯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二十九子古書集解主  
四卷七全子  
二

眾人所同也與  
物化與不化至  
人之所獨也

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府音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王荆石曰淨名  
經諸善薩其命  
不二法門淨名  
獨默土无言意  
以无言為至意  
乃舍利弗默然  
天女不之許也  
曰解脫者不內  
不外不在有間  
言說文字亦不  
內不外不在有  
間是故无姓言  
語文字說解脫  
相也

也吾聞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

之也今予聞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

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无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

而成妙用

知其根也扁音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九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

范魚隱曰莊周  
說性命結在無  
為

法則儀之而四時有明法則不儀有儀則說之而萬物有成  
性不言不儀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  
萬物之理故亦以无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无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死  
萬變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  
化為神奇翻然方物而无物之有自古固存而无時之不然  
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乃古此造化則乃古此人  
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莫无  
朕兆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无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  
矣則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說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  
以行不言之教成无為之化也者觀此而已矣淵乎微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内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

孫大授曰六合  
為承承上之本  
根蓋本根者道  
也以此是現天則  
天之所以為居  
然可見矣聖人  
以之而行不言

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昏音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之教无為之化  
也有以哉

呂吉甫曰不以  
故自持要變俱  
也無心不可其  
謀德化者也

陳詳道曰擢出  
而人對語以見  
得道之妙  
王元澤曰此皆  
入道之要故藝  
缺處悟而心得  
之也

陸西星曰細味  
此語不惟可以  
消人鄙吝之私

而佛氏所謂人  
法集念乃成空  
到此其義亦可  
想矣  
劉頌溪曰舜全  
人也而問于丞  
者蓋舜不待已  
而臨漁天下繼  
堯之後明德所  
自而始既已雖  
於道矣故其託  
言如此丞則以  
道佐人主者

陸西星曰此言  
人生一切皆非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會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稿骸心若死灰直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

可與謀彼何人哉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

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  
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不得其心之末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  
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  
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疑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  
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  
其實知言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  
媒即昧上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嘆之深羨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

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積聚也夫天地火

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  
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  
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上相  
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蛇其行也孰往之其  
處也孰持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即德  
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  
則今者幻身復在河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邪蓋知身非我  
有則貪著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  
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  
而佛氏所謂人法集念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澹

我有  
郭子玄曰精神  
于道從為昭  
至道之極則實  
冥物成生理則  
有倫其精其直  
則无形也而万  
物以形相生來  
往无迹四達皇  
皇也入而激于  
此則休夫万物  
之與體疆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  
非是也  
林疑逸曰論造  
化徹上徹下

而心澡音早而精神音普掇音反擊而知音智夫道宵音烏然難言

我將為汝言其甚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

於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音善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

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

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掇擊而知去其識也  
宵然深奧之義崖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无声無臭  
至無也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之有倫生於  
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  
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  
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所由立矣萬物皆以形相禪而生則  
胎生如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无死然而其來也不

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无門无房而死生來去四達

之皇也道之物有如此者人能數而得之則肢體強健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

而應物也无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微見於外理之自然无足

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

行万物不得則不昌而况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

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

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  
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盡之曰冥而已雖則冥而實  
為昭之本故出而生万有也兼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  
而歸於无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  
保如佛語保任世終不虛也之保淵乎其若海言其莫測  
也魏乎其終則復始言其无端也是道也洋乎其養育万物

陳碧虛曰此言  
道之應物之  
資道博非知而  
辨非慧聖人已  
斷之益非益而  
損非損聖人之  
所保也淵乎危  
魏莫知其死有  
運有量非道之  
內萬物之所資  
非資于外也由  
是而求道洋其  
所在矣

莫壽曰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乎天地之間即且為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觀之人生者如暗醜之物耳

劉槩曰此論聖人應法

唐荆川曰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无值

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无全功運量者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与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

本觀之生者音音醜音物也雖有壽天<sub>上</sub>相去幾何須臾之說

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sub>力</sub>旅<sub>反</sub>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

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曰果草實曰齒言果旅之物雖微細其甲高之相臣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乱人道之大雖難与果旅比論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現果旅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

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此而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若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不加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譬困株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益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与王之所起世出法莫不辭性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sub>隙</sub>同忽然而已注<sub>動然莫奈出</sub>

焉油然<sub>音然</sub>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

悲之解其天<sub>音切</sub>墮其天<sub>音反</sub>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sub>如隙駒注焉勃然出若油然溘然入者出則生也</sub>

入則死也化而悲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而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和在波則以為解其天<sub>音切</sub>而墮其天<sub>音反</sub>云尔囊<sub>音</sub>曰<sub>音</sub>覆囊衣曰<sub>音</sub>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殼<sub>音</sub>者然一受其成形則為軀殼<sub>音</sub>

褚伯秀曰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羈止物哀入悲未嘗死故也解<sub>音</sub>則弛張莫拘<sub>音</sub>墮<sub>音</sub>則卷舒无礙<sub>音</sub>上<sub>音</sub>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治

二十九子曰... 累解而墮之彼乃適然自以為快文如旅人之起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噉之然從而號之何為者

者

李士表曰此言道之至者不在聞見

補以天曰不形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儼然不

覺乃至也明見無聞至乃值然

而塞之則死所奔逐故大得也

林希逸曰螻蛄有知而至微禱

禱无知而行生瓦甃死生而有

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

而為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

在乎四者乃其

而復問是不及

質矣

孫大授曰復條

者每下愈况則

期道愈下豈不

愈非其質邪而

乃必款逃物以

為无非所以為

无不在也

王荆石曰周徧

咸是言異理二

之喻寒已言能

无為而澹漠調

乎則至矣寒已

者替其至寂之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

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

也圓齋經云幻身成故幻根亦成幻根成故幻塵亦成幻塵

戒故幻戒亦戒幻戒非幻不戒以是而論亦眾人之所同

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上則不至若待擬

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將遇而後見猶二

也故曰明見无值道不可辨上不若默道不可聞上不若塞

默焉塞焉默去見聞办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下邪曰在瓦甃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音喜也每下

愈况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寒已吾志無往

為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為而不知其

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必期必也因有

故曰汝唯莫必謂不及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

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

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畢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

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言與

者替其至寂之

詞也  
又道林曰有言  
有問皆非道无  
往无來无至无  
止无始无終乃  
是道

范无隱曰張子  
所謂而生故不  
則蓋如此

呂中曰此說  
理實精美痛快

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家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問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无問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无所往死而往也故不知其所至无往則湛然常往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以无往為自然彷彿乎得於閒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者意蓋如此夫知猶言大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无在而无際之際際謂邊際非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雖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西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則意蓋指此

陳詳道曰起而  
悟夫死之不足  
驚故还放杖而  
笑也自肩吾以  
下皆以至言為  
狂而不信也故  
非老龍連叔之  
徒莫足與言矣  
劉須溪曰換寫  
得道之際玄之  
又玄

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阿荷其  
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垆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  
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  
收默於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无声若  
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和蓋道而

王元澤曰于道  
秋毫之末万分  
未得處一焉指  
神農也藏其狂  
言即无所發也  
於人之論者謂  
之冥冥人之論  
道者以其无形  
无声而但謂之

陸西生曰此段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重禱淨到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為究竟

郭子玄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郭知不知之知則無如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者不聞見者不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

見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林疑曰意崙

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

扶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

喻無內而待問無窮者

陳碧虛曰此皆絕學之意也於

道絕之則空學者乃在根本中

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

吳師曰玷種鉤之輕重而無毫

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意崙不遊乎太虛光曜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窅烏了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既有無矣而未無無也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

邊既落于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附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

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二十九子曰  
無用無不用惟  
道為然

劉榮曰論神之  
為用以不用為  
用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名種，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推鉤者，老而精絕，無豪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

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綱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

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

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也。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客吾象者，冉求驟然以是為問，蓋有難

於為問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欲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有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路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寒。夫子謂語其故，昔之然昭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暎，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個不神，最能透障本，故令味然。既又為快，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時而生，靜極而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說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矣。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對了。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

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雖要知得遠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厚生，禪道於有常之外，不知戒為幻，戒生為幻，生以生，死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死為旦暮適忒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戒，戒已寂滅為樂，一切捨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稿木死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者，其知之，所以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即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生。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入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

其性空之中，系了受緣，故今轉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我固必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

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唐荆川曰：无將迎而通内外之虞物而不傷也。曰是知不因境而動者，无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于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又有個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入胸中，必有個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個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又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

豨膏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

墨者，師故以是非相奪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李士表曰：自豨膏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无以是非力論。

褚伯秀曰：以后四節其為一章，皆言修身應世之事。

相整扮何况今  
之人乎相整則  
其于相磨矣圍  
則披于固室則  
深于堂愈均愈  
甚也傷字正典  
磨字整字相照

趙以夫曰身直  
為物所寄如逆  
旅耳知所遇而  
知所不遇則離  
偶物不遇則離  
物也能之而不  
知所不能之則  
為物役不能則  
役物也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來畢也哀又繼之哀樂

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

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人遊乎山林臯壤之間既自欣然而

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  
此耶邈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  
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  
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  
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于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  
得乎為計日識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

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又欲齊其知之所知  
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徐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臣  
之書我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

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獲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禘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然

然

然

然

物所寄如逆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物不遇則難

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大人遊乎山林皋壤之間既自放然而  
隨事遷感概無之故痛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  
此即適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  
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在也  
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  
樂而不知他日之不樂是不足為樂也夫是  
而不稍養其何不快俱其快亦快矣  
至為不牽於世姑則其自出歸其自自然又將養其快之快

雜篇庚桑楚

褚伯秀云庚桑  
之於老子且休  
而徵然其未至  
者猶有所立車  
尔居壘而民屏  
比德乃至賢利  
物之常至干衆  
心欣感款推而  
奠之則愛利之  
迹著物交而情  
嗟

李士表曰冒瑣  
即事起  
題以夫曰堯非  
有人非見有子  
人存乎干世之  
后特其迹耳然  
則庚桑之適也  
乎无而未始無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臣  
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  
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獲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禴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  
尸居環堵<sub>丁魯</sub>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sub>音杓</sub>之人邪吾是以不

不為也  
羅勉道云至人  
尸室環坏而百  
姓娼狂不知所  
往狂言至人隱  
處而人不知其  
姓名故猖狂莫  
知所歸杓其標  
同揭木為標則  
人皆見之

釋於老聃之言

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  
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氏絕仁棄知故學其  
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軟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  
一作大壤以為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  
異常人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惟久  
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  
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  
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  
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  
堵之室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百姓娼狂為不知所往不知  
畏壘之細民竊之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及也為淺  
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懼有負於師教  
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自  
尸祝中來約之人以喻偏淺

呂占甫云老聃  
以大為精以物  
為粗以有精為  
不足淡為獨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五弓音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魚竭為之祥且夫

神明若赫洋冊  
之道故藏身不  
待深砂德道充  
舜而不為也夫  
以未始有物之  
間而分办堯舜  
何異盤盪植高  
既非宜而久无  
用能再物自  
然而不敢為則  
簡易而有功不  
然則猶簡髮數  
朱曷足以濟世  
哉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乘夫函車之獸今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彌小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安鑿垣墻而殖蓬蒿  
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音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  
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正書為盜日中穴坏音裴吾語女大亂之本  
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此借巨魚巨獸以喻巨備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  
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

陸西星曰聖人  
之始使民无知  
無欲以堯舜之  
迹觀之不免舉  
賢任知卒至相  
軋相盜則有知  
有為之决民性

也

二十子身身身身  
為其所托亂之  
所由生也

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於賢能况畏壘  
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  
已者先生蓋亦聽之而胡以不憚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論  
深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亟車之毀典五  
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罟網懼之蕩而失水則蟻螻皆之以故  
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生之  
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  
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  
可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力若此又如簡  
髮而擲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  
賢相益矣任知則民當以知相盜矣相軌則相爭相盜則相  
殘不知以善利先天而下而造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  
勤况可得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  
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  
而分裂之於日中正畫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  
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  
謂莊老之言过于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  
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吃民之高血者乎則又甚已矣

李士表曰南榮  
所見亦猶畏壘

南榮越音聲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

而桑思已德不  
足以化遂使往  
見其師將有以  
博後其心而警  
發之是力挽乎  
接人使之的信  
元疑然后至

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  
則可以及此也南越曰日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

支道林曰越為  
此言未有解脫  
出故下更桑子  
更欲點化之而  
未去故曰辭不

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  
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獨

孫文授曰雷受  
者達耳神悟則  
微心牛溲安有  
鯢鵬之化蜂房

越鷄不能伏鵠卵力管反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  
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安有鷄鵠之雛  
理固然也庚桑  
所以謝越之問  
老哉藏其狂言

南見老子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我將何  
所學而能到此乎全女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女  
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女思慮榮者謂去其知識而  
不鑿如此積久而純乃幾于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南

二十九子曰呂集釋言

四 卷莊子

十五

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挽乃復于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有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迷蓋不能無歟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于吾耳矣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將來乎

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

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

疑行或字越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及愁我身不義則

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

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憫

惘乎女欲及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

非謂南榮卒衆而來也蓋庚桑惟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故老聖因老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

察其旨却謂已未嘗卒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

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

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

知則反為身累以至絕人則恐至于害人絕義則恐至於傷

彼絕之不可不絕不中故嘗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聖棄知絕

仁棄義則反為虛靜恬淡之冥无為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

不義之足患乎越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

决為大慈憫故言女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

所天也若此真忘人哉故反女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林希逸曰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于虛靜是為召好

而一教者有知者處而無知者死而覺矣覺忘者生

二十九子曰呂集釋言

四 卷莊子

十五

唐荆川曰捷  
捷也耳目外也  
心術內也全形  
抱生莫若忘其  
心術遺其耳目

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

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附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困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孰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后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功夫奈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越之所以欲速而不速也于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輕則謂之內獲外有所輕則謂之外獲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奪于攻取心受外轆而繁矣就此墮之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于中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于物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榮榮心受內轆而繆矣就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于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也

南營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狀豈病病者猶

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

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皞而嗇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規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矣所謂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頭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也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目固

呂吉甫曰此段  
廢藥之妙亦是  
可思

二十一  
卷之二  
子

陳詳道曰人心  
湛然如水知識  
結成而不能虛  
猶水凍而為冰  
如衛生之經水  
解而凍釋矣

夫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  
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于自治而不暇于及人也  
能脩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  
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  
下遂言兒  
子云云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德所謂冰解凍釋

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

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

謂衛生之經也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個  
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執著譬則水

則已解矣冰已釋矣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登然湛  
然地位所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非已若論至人  
則上德下德相與斯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  
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是不與  
謀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  
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人于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聞吾汝曰能見子乎見子動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

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然則至是乎謂我之學當至  
是已乎曰夫也言尚未到此

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福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  
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做死心功夫  
尚有捉摸亦越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材備齋解皆不得其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人有

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

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

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

之夫人皆有能皆有不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  
故學其所不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行則其行也卓辨其

王元澤曰至人  
所以為人謂之  
常而非其至  
謂至者亦止於  
所不知耳見子  
之不知所之所  
為而若槁木死  
灰者是也福  
生於有身有心  
天地鬼神之所  
司也人身稿心  
灰安得而累之  
哉  
正荆石曰自此  
至末皆隨筆注  
記妙契疾苦每  
章一意皆精微  
奇渺之語  
劉頂溪云學所  
不能學經云學  
不孝是也行所  
不能行不道之  
二九

尚是也。亦所不能。亦不言之。亦不免有為則敗而已。

郭子玄云：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又以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鏗錚之喻，又使學知輕重而加決。

字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者。

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

諸仙秀曰：此意極精，去至不悞。但用字深，不可法高玄。

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又知其所不能知，蓋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但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止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又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又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

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

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將之為言奉也。言矣。備物以奉其身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匪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入又

而後發，諸外故。君子修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士理之情實，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益其新，甲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歎。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

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鼓，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鳥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畫人。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于內，券外

者，行券于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尤名焉。故曰

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

子之孝，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闊。然而日章故曰

子之孝，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闊。然而日章故曰

子之孝，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闊。然而日章故曰

行乎無名者唯庸見光券外者則至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鼓而高也以為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穹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奎聰道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无親无親則與物揆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力徒其病源正在一個務外好高而悅于近利耳可不戒哉

兵莫憖

七次反

於志鎮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之成滅而有

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道者先天道朴朴散則分人則有成有毀

陸西星云兵莫憖于志以下是言机微之字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其念之心甚能自成在席之間于生焉懋念室怒持志養心之功不可緩矣

九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誠也通其毀也既其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又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斯无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无見於分故分之則愛有見於誠而无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必更求其備於誠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又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者出而不反之踰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死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死耳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誠而實鬼之一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成而不滅空而不空蓋雖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令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者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乎本剝者宙也有

即子玄曰二者  
之言前篇皆已  
道此復言者  
欲舉而歸之一  
宗耳故以公族

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此言造化

之妙出生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无聲無息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未徃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出此門乎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又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中以加美。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羔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

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

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凶。失于外。返其貞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辨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我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死為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臄音毗臄。中散而不中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之喻結之公族  
楚姓也而周楚  
人也以此力喻  
有又理切士情  
奇妙佳哉  
支道林曰三者  
雖異皆歸于道  
猶同為公族而  
昭景著氏甲氏  
著封其親者非  
一也

孫大授曰和光  
同塵天上之事  
為分廟之則非  
道矣故莊周訊  
切之窮其甚者

王荆五曰不能  
照破勿不而認  
虛為實至而以  
名實為已節而  
以死償之日由  
自是其是以致  
此弊本世循習  
莫唐其非死與  
綢鳩之同于榆  
朽之同而不知  
有鵬程之展翼  
者也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

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

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綢與鸞同於同也。此章翻人之見小而廣以一体同規

而成暨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本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今

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孟子居移氣

養移侷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

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手知也。取諸其譬

如臘祭之有臘。腹有可散。有不手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

移之。喻臘牛之百藥也。足指曰腹。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

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下。呂祖之間不可散。謂分散

于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

移。祖于廟。移。于寢。移。于偃。一。偃。也。廟。偃。一也。也。今人但

之分。為是舉移。是而不知。臘。腹。一。偃。也。廟。偃。一也。也。今人但

見其手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

也。請嘗言移是。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

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已作主。已之貴賤。人知已

之知。則愚人知已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

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已為質。而使

人皆取節焉。以已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

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鐘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悞。本來之

無我人心之移。一至于此。今人少有淨志。便謂今非昔。比常

將我身位。主要使人承奉于我。山林遊戲。行尚辟人。索居

間。處尚御冠服。淨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已之用

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已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

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綢與

吳傳曰至敬元  
文父黨元客苟  
至于道則五者  
无不至矣

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五報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

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寔。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趙以夫曰此章

論學九此諸累

二一

不盈于胸中則  
道集矣

動心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

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微而去之也勃悍

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至于道德一有富貴嚴頭名利之心

則奪于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勃悍四骸而言

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

分之謂流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是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

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

六者不盈于胸中則胸中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

靜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則定而生慧矣故

然漠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无不為也万變不足為

之撓豈復為

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尤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

為之偽謂之失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隆本

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

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

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

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

德失仁失義之失注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

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惟全人能之弄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

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

若工於天而又俚乎人惟全人能之

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

唯龜龍蟲唯龜龍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能

陸西星曰此章  
論性

節子玄曰此章

論知天下彼我

是非雖或相反

而實未嘗不相

順者以道無非

我故也

林疑獨曰經中

有人神人至

人聖人與交有

全人焉聖人者

逃變化雖工乎

天而拙乎人全

人則又出其上

故工乎天又俚

乎人也

陳碧崖曰義極

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惟龜龍能龜謂能不失

其本性也如焉之飛魚之躍馘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失

即

二十八

品

子

微語極怪

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况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仰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之為一體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况天之在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何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淖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吳傳曰雀適羿又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淖以天下為籠則萬物又羅而無所逃况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

劉槩曰此語希怪用如何看

一雀適羿又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年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sup>音此棄去也</sup>移畫外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天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

當則緣於不能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sup>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sup>

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淖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個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發之先者常能養淖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無為非塊然也不淖已而應之雖為猶不為也故欲靜則雖平其氣欲神則雖順其心欲有為而淖其當則又緣於不淖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則又緣于不淖已不淖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又得之威也彼  
不道者則非威  
所謂以天下為  
一則萬物又羅  
無所逃况於  
在乎唯深之  
不而能通天下  
志者斯能以  
天下為籠  
緊曰此語希  
用如何有

不計曰若備一古蹟下之同平岸皆暗暗息而發發外轉也  
一限雖平其意若中似雖則其心若存若而能其當也又若若  
然矣無為非然也然也而然也而然也而然也而然也而然也  
未發之中而未發之共若常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能出然而不然也出然而不然也出然而不然也出然而不然也  
味天味若自然之中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  
故亦豈豈不豈而之入無入之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當傾然於下謂之不若已之酸入之直不若已之酸入之直不若已之酸入之直  
然無也傾然於下謂之不若已之酸入之直不若已之酸入之直不若已之酸入之直

雜篇則陽

范无隱曰王果  
言公閱休之為  
人以抑彭陽之  
進楚也言已不  
若夷節之好富  
貴去交結意

吕吉甫曰此章  
非為彭陽而發  
独公閱休以  
明清淨无為而  
人自化也  
陳詳道者凍者  
及假衣、雖厚  
不若春和而凍  
解也喝者及領  
風、雖冷不若  
冬至而喝消也  
慕用者及假資  
於權門權門雖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  
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  
為者邪曰冬則擲驚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  
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  
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及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王德其孰能  
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其為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

二十九 品 卷 平 一 曰 卷 卷 子 十五

利不若恬退者  
之自貴也以楚  
王之勢溪管凍  
之寒曙之誦而  
顛冥者波且厭  
之豈去待志哉  
故曰待公閱化  
蓋規之也  
王元澤曰竝立  
而化望風而靡  
使彼父子  
各歸其所是施  
同天地之德故  
間忍而不二也  
曰待公閱休欲  
其釋楚王而從  
閱休將以靜泰  
之風鎮其動心  
也

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則  
彭姓名揚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  
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若休之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鼈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  
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嗜進不已故王果稱道  
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于我  
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此夷節之為人雖無恬  
退之德而有于進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  
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爇傷  
暑而成暘則披于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  
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王之為人也其自  
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剛而  
猛非有辨才正德孰能動之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也命名也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言聖人天性致命之率聖人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故其達綢繆以尽一體之

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故有所勉焉而  
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尽性則知命矣故聖人復命搖  
作而以大為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普万物而無心聖人師  
天亦愛周万物而无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  
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從曰人者因其  
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有生而美者不  
自知其美也人

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  
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四卷

主子

十六

故去无已若愛  
人由乎聞知則  
有時而安衰非  
性之附安胡去  
及也  
林疑独曰此言  
孝通得道

陳碧虛曰冉相  
氏以下二十五  
字為一句以一  
不化者也一包  
之此段高簡

无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火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附則非自然已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乃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  
還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縉合入之者十忘其九况然而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然以十仞之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声四達衆間即合止祝啟笙鏞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如執當又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言之

繼密

吳傳曰衆人皆  
物皆殉累也若  
之俾以為事之  
宜也聖人身上  
偕行天也若之  
俾乃以合之于  
殉也須如此解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師天與物皆殉則其  
為事也若之俾哉蓋師天者死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私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物非唯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物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替之言廢也洩如老洩之洩言奸而深也附行乎物而人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万物而無心者脗合而无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若之俾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後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畫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

唐荆川曰文理  
沉微宜細求不  
宜草率  
褚伯秀曰此章

二十九子曰

卷五子

十二

言孝道者當去其  
其實併去其名也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  
而命門尹登桓以主教民之我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  
衡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  
始合圖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困斯亦可謂得其隨  
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馬而已湯不頭得之也何者  
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  
道無名也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為疣贅之行  
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形  
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得其所見所以仲尼  
立萬世之教為之至慮以傳之蓋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伊思  
何慮之中無意又固我之地思慮尚無何况名相一尚不立  
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无內無外矣無  
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慮  
之道也篇中錯卒成湯與仲尼一則反  
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王荆石曰莊子  
因齊魏敗盟而  
卒兵好戰之君  
明所習之盛陋  
遂引觸蠻為喻  
以彰當時所爭

魏堂與田侯羊約田侯羊背之魏堂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  
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雙衍請授甲二十萬為

之不足恃也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忌而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使刺齊以萬乘之  
君其為盜賊之事故  
犀首恥之而頭為之戰攻犀首官各行其名也忌而出走言  
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背折脊猶言扼吭抗背之意魏固非  
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  
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  
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  
城且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  
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行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  
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政利之心而不知求

言孝道者當去其

其實併去其名也

十七

李士表曰此段却明矣一曰了太可欣可踊趙以夫曰人去遊心于无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惟於王與觸無无办通變亦无办也知此說則莫大于秋毫大孫大授曰管亂小猶以形氣相受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映去寸矣不待有言也今道至人於大人之前

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息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術皆不在所論也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也而戰伏屍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王不知道故惠

子以戴晉人見論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據之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无窮無極无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變之闊何其微哉宜君之惘然若有所忘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劍首則映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感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映眩过矣不待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至安得有声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声而况爭鬪之觸蠻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也音總何為者邪仲尼曰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劉榮曰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之者非淨

已也

已矣彼知立之著於已也知立之適楚也以立為必使楚王之  
召已也彼且以立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  
而况親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藏於畔謂不南面而

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度抗禮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然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亦市南宜僚尚之前言宜僚弄凡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七不庭恻之以鈞弄凡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立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為王召之矣是則以立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人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凡於道者也

係大授曰封人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

王荆石云竝廣以下此是國養之報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无足異者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戚裂昔子為

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戚裂之其實亦戚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

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孽為性萑蒿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執澁高是也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戚裂滅善類而地膚圻也皆耕耨不善之

病來年變齊謂畫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法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于封人之所謂適其天者適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忌慮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

為性萑蒿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蒿蕪葭皆盧屬  
扶之言助言其性地荒穢眾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  
充湍色塵尋擢吾性雖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  
漏者發者

陸西星曰此段  
作為栢矩之言  
栢矩至齊而遊  
重有感於華二  
之事莫為盜二  
句疑其犯為盜  
殺人之罪但所  
以致此者有田  
也  
陸西星云此說  
會暴之君立人  
所病而使之病  
聚人所爭而使  
之爭故其不為  
盜殺不抵于死  
豈可待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華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  
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澹  
寂寞無為均貴之美栢矩李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  
於華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  
平矣夫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懼之无乃為盜乎哉無延殺  
人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我後  
觀所爭何以故太右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之立之

童服以榮之置之刑辭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  
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惟憂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  
貨財不聚之時餓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地于野爭祿于朝農有兼併  
之心士无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  
已又盜盜而不已又殺欲无至此先遇乱源今也立人之所  
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燥天下之大柄以謂吾手以此而賞  
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爭者病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  
而無不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待乎信  
乎虛靜恬澹寂寞无為者之為待也

唐荆川云古之  
人君不敢削民  
今則不然量為  
物以下抱是不  
量人之才不恤  
人之私事又求  
其成功又求其  
爭智竭力殫思  
不足以避誅文  
以巧偽繼之則  
偽也欺也盜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  
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  
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七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通前總是一意  
作為栢矩之言

二十九子曰  
其所以未者誰

亦得古之人君又動責已以為民本得也而我悟之使有失  
民本正也而我驕之使有枉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  
退而及諸已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乃物有罪、在朕躬  
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執之類豈不  
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葉而止兒帝得其帝  
止便了不論其有用无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  
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  
恤入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子便欲其死孝為臣欲其死忠  
陪敵便欲其死鬪事又欲求其可功又欲求其成如是則天  
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  
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

孫大授曰進而  
愈深之又深

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誡。之。以。非。  
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誡。之。以。非。

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非仇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則无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  
也九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誡之以非者蓋是  
在事初非在竟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

之非矣自竟其化所竟亦非如何究竟曰化无可化忘无可  
忘竟无可竟無、可无方為室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幸莊  
子者須  
要識得

正荆石曰人生  
所知而去特其  
不知不生中万  
分之一耳圣人  
亦不去及乎知  
去又豈去此于  
物化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乎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  
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  
乎且無所知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无知之始既日無  
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  
也不見其門非無門无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竟耳故人  
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  
大疑乎知之所知者知有目則能視如有耳則能聽有目則  
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体之外者以  
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又恃之而後能知也  
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于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  
乎誰能逃此而獨於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  
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語之云然与而後應之曰  
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  
决此亦莊文之甚奇者

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支道林曰大殺伯常騫則以天論稀常則以天論之以此天論則名名謚同非人之所去為也范无隱曰仲老名一說李廼焯之前定

吕吉甫曰謚法乱而不損曰灵又德之精明曰灵言衛君所为如此謚之为灵何耶意未足以当其也奉御徒今言召对公使人扶輿之言有礼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事不又同时大意從人事而

端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

節子玄云丘里之言合散異馬非百休立体得名大人合併而公万物殊而道備犹大澤之自林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尽矣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稀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祭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鮑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天下有称实之名有死安之名有前定之名即奉衛灵公之得謚者而观太史大殺以為因是言灵之謚本无意义但同衆人之是者而是之因是与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頌同此无实之名也伯常騫又卒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犹知有礼資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亮悟夫是以謂之曰灵性稱实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葬沙丘也

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也不待於身沒之後而已預定地下之銘美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躰而謂之馬也故立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匕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此

陳詳道曰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金別區異府而同以大澤為居余木石異居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

物雖有萬殊而理无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理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已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以為異之理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体立為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馬立為一體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立而為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同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万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而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以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拒之則終有我見不泯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穆者運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五官殊我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為私也而國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為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万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此不執不拒的樣子所以

王元澤曰有數

之物不止于万况无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許以通之物无私而道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劉涓子曰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是也平无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无名者此哉

唐荆川云精微可志精微之說

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然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七焉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附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拘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无窮誠如人面千態万状面上各殊有所正者又有附差豈能使之一尽同於已乎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迺得此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

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此在

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志也言之所及  
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言到及處  
知到至處不過  
止于物而已惟  
見道之人不隨  
物之終不原物  
之始初之元有  
也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  
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又問萬生之所生從何  
起太極既判陰陽迺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化所謂  
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  
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  
陰取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乘此  
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主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乘此  
氣机以出入万物既主則万事万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  
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  
然面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无事故安危  
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序紀而精微  
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存乘氣  
机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親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  
序也循序即有漸理而不乱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  
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

節子玄曰莫為  
莫有為之者孟  
子曰莫之為而  
為者天也或使  
或有使之然者  
孟子曰行或使  
之二子之說其  
不同如此斯勞  
碎也詩曰斧以  
斯之斯而析之  
則微而至于无  
倫大而至于不  
可圍中庸言毛  
尤有倫上天之  
載无嘉无臭至  
矣所謂莫為或  
使亦允允有物  
而終有差矣  
諸伯秀曰莫為

少知曰季直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季真接子  
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說孰當於其孰  
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鷄鳴犬吠為人  
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臆  
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手禦  
豈彼二人之說所能尽乎或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  
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圍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

夏休家自然性也使七是伏家因緣性也居言者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可言可意言

愈疏

何故言有過答蓋言蓋或使則明七說有

然聚散應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嚮但都只說得造化一或近是但未曾說存个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已而彫琢之大抵天下无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于物也故張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統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个虛寂却是道之本体万物相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无边見類皆失之此个天机視之不可見听之不可聞轉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于之謂也

呈佛曰結以季直接于虛實皆為執滯未免遺物循環而已故又趨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淨

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之道物之極說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直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逆也明矣

可有有不中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且物乘氣机

曰生其入曰死其生曰不可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視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无穷其末也來而无止只在一个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无自然万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律亦无所穷來亦无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无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碍仰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无所附以者伊道不可有上則沉着于各相又自有上說歸於无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七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不碍一字說無尤足贊語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為在物一边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尽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不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

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間又恐人落  
於言筌只在有言无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  
足以載七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  
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雜篇外物

褚伯秀曰在外者係乎物故不  
而及在內者由  
乎我求則得之  
而他人多務外  
求之而不得怨  
充至矣故建言  
以破其惑夫忠  
孝立身之善行  
尤不能及君親  
之知以在內求  
其外故也况以  
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  
无非直悟之則  
全性命之外无  
非物又之者矣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  
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及愛故孝已  
愛而曾參悲大意謂外來之禍不唯禍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  
未及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及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  
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及者而不知所  
遭之不可及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  
為而不可及其所難及閔允逢桀臣箕子此于惡來皆紂臣  
子胥吳臣被殺畏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義弘周炭王時被  
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哀之戒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人孝  
已殷高宗之子遂於後母曾參為父芸成  
誤斷其根大枝幾死故以為有愛悲之事

木與水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

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有甚愛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尉賢

沈沈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

然而道盡。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五志之火

者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愛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

遁，墮之蟬，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懸於天地之間，

鬱鬱也，適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

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家，人焚和焚者，煎熬之意，月固不勝

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能

勝五火之意。文解曰：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燥，

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者，債者衰斃之義，道謂生道也。尺則

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

欲人靜消火自處恬淡，無為之御，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折蓋救世之仁也。伏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

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井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

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井斗之水，然活耳。君廷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生事簫疎窮途，仗交仁者，當亟賙之，乃復為此

見世谷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日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沒而下，驚揚而奮

尾，白波濤浪，天擊水，聲溢空谷，浪飈蕭蕭，揚乎海隅，大魚

食之，棄尾頭，尾頭觸大壑，壑水噴薄，揚乎東海之隅。任公子

陳若虛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

所適也。吳倚曰：文氣跌宕。

陸西星曰：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即子玄曰：且不論本意，先作譬喻起。林疑曰：監平聲，侯宜作候。人守河之官也。揚確，東西一尉。南，北一侯。

若典巨魚爭雄

劉既白任氏釣

魚明經世者志

於大成而不期

近效

唐荆川曰糖鼎

牛也大魚食之

至憚赫千里言

存心遠大者所

浮雄雌而驚動

天下天下均被

其澤也後世蓋

而相告言得志

於天下傳名于

後世古伊尹太

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累趨灌瀆鯢鮓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仰若小儒曰未解

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矣曰青青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為接其鬚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此段戲戲世儒无实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

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附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

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附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

方作矣相典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須解

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陂陂與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生

死統統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御

吝若此以下云云相典計取珠之法

激則不足恃

李士季曰小人

之儒資先王之

言以濟其不義

何以異之

林希逸曰上之

人以至知治民

之過久則姦民

之雄者併至知

而富之矣伏寓

言于老萊子尼

以而忘非蒼世

患自息即和充

為而民自化之

意

類以夫曰世之

幸孔子者泥迹

而不泐其心故

莊子有是論

林希逸曰抑固

變耶妄其路弗

躄躄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立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立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斯為君子矣仲尼

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焉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為萬世之患抑固變耶其累者弗及耶惠以歡為

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

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

躄躄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於爾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未變

及耶言夫子所  
為足以致困乃  
安之而不假豈  
命固當娶耶母  
廼其知略不及  
盧其耶  
孫大授曰時暗  
欲進之意不滑  
已而後應也

背微窳也後耳七帖惱後也目若榮四海高目而憂當世之  
患也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  
形去知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兼謂夫子  
汝不忍一時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迺  
政教之下哀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同  
然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和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  
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  
無思至人无名至人无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  
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  
傷者莫若堯而坐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是  
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  
忘而閉其所善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  
憐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  
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无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舜振  
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无非和也何者為其有心之心  
也若不若虛靜恬淡寂寞元為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之天設有  
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時時以與事而往見其成功  
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狂哉終見  
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輿沮溺大人  
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

例以習  
見非之

王荆石曰此章  
不為神龜而弄  
為世之用智者  
而弄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李士表曰龜能  
見夢而不能逃  
則神不自神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而不知有不神  
之神蓋喻恃知  
以脫患不若志

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知之无患也  
孫大授曰龜見  
夢以求脫而幸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罔得白龜焉其罔五尺君曰猷若之龜龜

不得脫者龜有  
數也數定則龜  
有神智不夫移

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龜七

故有所困于數  
不及者困于數  
也神智根於有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生之前數安于  
有生之後老子

之罔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生之前數安于  
有生之後老子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二十九子曰身釋語  
曰自吾无身伏  
有仰患外其身  
則不囿于数矣

善而自善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萃群策而后為謀乞臧盖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机变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鵝鵝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无情而鵝鵝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无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支道林曰聖迹  
其内当事而差  
已言其外以暢  
事情上暢則事  
通外明則内用  
相須之理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

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

夫理之可言无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土是王抑沉檀則片七皆香顧言之所該者无穷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尽用而遂謂其无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然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无用以為无用則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口无用不知也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无用而廢之不便容

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用矣如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踐恃其所不踐亦足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

之志决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

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

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彘氏之流觀今之世夫

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遊即首篇所謂道遊遊之遊言人之志趨各有不同生而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適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掛世網昌黎所謂持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欲

范无隱曰此論  
奇行之不入于  
道不能遊世不  
通于至人  
口吉甫曰各分  
莫厭於君臣易  
世則變祝其他  
道聖豈可拘耶  
只是借此為至  
人不留行引起  
耳不留行即无  
著任浮者不三  
宿桑下盖此意

易牽流道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反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透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任為者執以故至人之行不置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

允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

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徹於天日

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謁口蒸於朱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又須徹而爭之然後能復其卒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題頭頭是障頂下幾何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

陳詳道曰此言皆蔽  
王元澤曰六根之塵又微而爭斯能復其本然之天也

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跖則衆害生之跖足蹈泥淖之迹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无降之顧其塞其實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穿人顧自塞其實乃光明虧蔽而不見耳

胞有重閤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身膜也重閤空曠

相攘大林立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身膜也重閤空曠

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室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無空虛則婦姑勃勃勃勃怒爭也豁亦空意况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材丘山一見即以道學之人常須靜養也

劉頂溪曰空有  
空虛之則則姑  
婦可以寬心  
无天遊則六府  
相攘奪夫蓋心  
有天街遊衍之  
如則情欲不相  
闡爭又如人觀  
大材丘山而善  
之若緣平日胸  
次帝監精神不  
能勝之故也若  
吾精神足以勝  
之何為善之哉

陸西星曰此數句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表其虛

林疑獨曰善春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林希逸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

其外神言其內其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吉甫曰官師之勸其黨至于毀盡許由之逃其徒至于臨河殉死之弊

王維禎曰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言忘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事榮生乎守官事果乎

衆宜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溢謀稽於諛歌者急義御下弦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被此爭勝故人各欲知榮生乎守也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榮塞于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衆宜果結果也又該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鏹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

不知其然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陽與又陰者不同草木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植根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可識矣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

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

存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河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

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跋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待而慕之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筌也

蹄兔且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无言皆成筌之

教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王石俱焚利害相摩

外亦愛辛以焚其和

甚愛兩陷大器晚成

莊生生活事之何如

東方作矣去汝躬矜

竊此含珠時曙其事

非譽而忘至言無用

神龜則割順而不失

游而不僻道不欲壅

六鑿不入恃此生息

凡彼有知到植強半

草木生之病以靜補

老亦戚休神不謀聖

非伏之所君子恥焉

小人所合慕名者累

由光紫身

得意忘言

得意忘筌

安得斯人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

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齊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况他物乎惟無以天

下為者中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以簡隱疾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

建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累乎公者也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所累乎公者也

孝亦愛辛	利害相摩	生大災多
莊生活解	大器晚成	而友弗觀
東方作矣	事之何如	此亦大信
竊此含珠	夫汝躬行	此亦大信
非譽而忘	時時與事	知有而困
神龜則刻	至言無用	畫地以趨
博而不仰	所而不失	實不欲塞
六鑿不入	道不欲壅	春而日時
九彼有矢	特而生息	而然莫知
章木生之	到植強半	其者務之
非飲之所	神以靜補	聖不問賢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齊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師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累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高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孫大授曰大王  
事與孟子所言  
者同而意則殊  
皆孟子謂不以  
爭土地以害入  
此則斷其為尊  
生之故故不以  
身外之物而爭  
勢于利害之場  
以論其甚正貞  
可以尊師夫志  
得患失之病此

種學問人入終  
有用虎

褚伯秀曰本篇  
以讓王高節自  
堯舜許由善卷  
至于王子搜皆  
重道尊生不以  
富貴累其心視  
天下如敝屣者

入而息道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  
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  
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  
終身不反也捲、勤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  
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大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  
害所養因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後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中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  
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後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  
子搜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  
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中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欲得為君也所謂無以天下為  
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侯昭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  
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部子玄云類開  
曾云後稷真守  
約不以利祿  
其操視富貴如  
浮雲者也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又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  
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  
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  
固愁身傷生以愛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  
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  
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  
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之

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

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

莫無為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工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又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又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

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欲者差也凡事之得失起于一念凡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饒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適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焉。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吉甫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又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虎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

唐荆川曰：汝居之草也。生草，亂而不交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

正坐也。絃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縑華冠裂如開花也。希世謂希世人之聞譽也。北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孝問不真。實虎仁義之。庶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好惡也。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頰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止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殷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無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緼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膾。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見。決履之故也。声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

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此孟子所謂無以六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丘之謂謂其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節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節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伊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已吉甫百蔡葵  
之務純萊而况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其隱巖穴也雖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公子身雖隱而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鬼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迺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誠神常使一念不起万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淨之中不勝撥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故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命天壽者乎子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典之也

米也藉謂麥也  
夫子削狀高孤  
之貌反琴援鼓  
琴也托然奮迅  
之貌頽陽丘首  
皆止名此條多  
有妙語

十  
赫希逸子子胃  
禮大樹下桓魁  
欲殺孔子伐其  
樹孔子遂行共  
伯即共和丘首  
一作共首

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有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伊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於立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托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復言舜讓可見  
文字寬入不若  
是而已猶言不  
惟寧是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以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用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方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又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迺自投桐水而死

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迺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林希逸云莊子  
方誠至道以遺  
名利則齊在  
所斥及倫讓王  
以悟危身徇物  
之俗則皆在所  
貴現者知此則  
言忘而意得矣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夷伯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

何孟春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兩之讓其流為之喻殷武之事其為積之開無擇隨光夷齊之固者于天下后世豈小補哉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亟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也其於富貴也苟可待已則又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心於邀福其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度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入幸入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殷之亂

謂言陽曰盜跖謂夫子蓋效也

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財阻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揚行以說衆謂曰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虎之殷盜跖率九千人而行天下侵暴諸侯入室樞戶入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啟人之門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者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又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天下之亂誰能止之元為之親美今先生世之上



林希遠曰細玩此段描寫盜匪真曲而盡

唐荆川云此言冠枝木之冠蓋木遇枝則多錯節取可以為冠

辨將柰之何哉且既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意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又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匪盜匪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匪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搥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討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蓋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道以夫曰此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即前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支道林曰分別上中下三德即如別黑白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盜匪其何說之辭陸西星曰一河千里順流而下勢可言耶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匪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匪盜匪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匪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六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上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

唐荆川曰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二句為下文本

林疑独云利大故今子孫无置錐之地而後世絕滅此正不可規以利然以堯舜湯武而肆其齒頰况其他乎此悖謬之甚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立來前夫可觀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立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人好背而毀之今立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畫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衣服夏易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陳碧虎曰此以下廣西其辨說以訛孔丘之為徒盜且不自知已之非盜一字語不入語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立而延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旺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

節子玄日所援  
數聖意不足而  
辭則濃郁勢如  
奔電倘亦盜防  
中之才士者耶

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和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愛不孝禹偏枯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  
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迥甚可羞也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節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  
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血操瓢而乞者皆離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善判川云笑者  
不同若踣之笑  
羞取也又按莊  
子重言七十以  
為孝言人而無  
人道者不以先  
人若盜跖可謂  
有人道者乎而  
以之重言其不  
然明矣故盜跖  
之積不攻而破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  
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  
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列漢漢云抱知  
抱一之抱言與  
之相守而不離  
也二子之滿奇  
苟得取不足論  
而子張李道子  
聖人之門其言  
若此其亦干祿  
闕達之病有未  
及往者欲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  
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  
色微往見跖和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  
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  
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  
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  
跖之徒觀其寓

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于  
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  
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  
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民後俾來利後何得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  
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  
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故子張務外  
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在于無行  
往也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爰信謂以然諸取信  
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  
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无所為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尔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為天子未又貴也窮為匹夫未又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李士表云此等  
說話與大道所  
論全然不同真  
是使人恣放妄  
行無所忌憚不  
知記此何謂故  
以為非莊子手  
筆者誠如言哉

陳善虛云此節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絕滅故疏戚無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為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藏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惟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可見勢為天子未及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其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率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已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愛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弑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

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行易其性則

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

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

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

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

心子齊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焦立

論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首濟以為人道之蓋若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陳善虛云比于子齊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莊

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所謂未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許方具眼

陳碧虛云物莫重乎其身七莫重乎生今乃同

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味本而輕迹也為者為與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此就者知其不免矣

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其患也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非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終非

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求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情獨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後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而規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若非執而圓机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後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意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富而富不淫於富也無成而成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以下句解見上

無是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和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忌

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

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

誌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也或故惟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忌耶知和言此

高子玄曰臆臬

蒙袂之士恥近

差來魚相忘于

江湖人相忘于

道術又何藉乎

因恢哉

趙以夫曰縱肆

者遇善色則樂

驕侈者處枝葉

則休安此人之

性也孰不願之

動以百姓非為

已也不適其度

少私寡欲爭四

處者謂征伐四

方志在安民非

利室皆故不為

貪及其功成遂

不自以為廉也

王子搜逃乎冊

穴顏闔飯牛辭

聘此豈要名譽

哉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典名

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今古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頭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王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汚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我

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禮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

也極意形容富貴口津土地便不以為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

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財與權勢之在人心不

待學而自然知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賊作子天下雖非我

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

敢自放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

李十表云貪其  
之人以恬怡為  
病寂寞為阨而  
不知平易為福  
有餘為害此財  
速禍慘于他物  
而世俗弗悟也  
以恬涉寂寞之  
世現鐘鼓膠牒  
則喪亂道業觀  
膏梁充鑑則動

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  
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  
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  
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奇之物而以驕人  
戲人豈常度哉故寄其遠度而慮其反害于性命故辭而不  
受非以要譽也克舜不得辭而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  
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  
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  
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與名  
譽也醒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

無是曰丞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寺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  
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焉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人耳營鐘鼓莞簞之聲口噤於芻豢膠牒之味以惑其  
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申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多之權勢取  
尉者溺為身疾  
攫金不顧者甚  
於戰辱而委積  
無故受畏不釋  
一旦禍至身傾  
唯求所積之早  
盡耳當此之時  
真性已竭貨財  
已神思放鷹天  
於蔡上聞鶴淚  
於華亭証可復  
得耶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  
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愛矣內則疑去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  
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縹意  
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其  
險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一  
既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  
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滋則  
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  
害而汝不知耳淫於穀口噤於味言穀則色可知言味則臭  
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  
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馮或洩於下而為溺  
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  
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懣

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河堵暴于耳目而不知避焉於  
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消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廢  
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  
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紀六患則躰亦安得謂之安  
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省一旦思至求盡其生理  
竭其才禍卑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又不見  
利又不得異轍昭然曾不之鑒繚意絕體而爭此賈禍之物  
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  
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於前相擊乎死者甚威

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

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

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

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

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

之喜好也使臣上大王而逆王意說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

翁青陽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諷其句重俟具眼者擇焉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笑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又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迺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之以虛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劍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陳碧虛曰蓬頭謂不束其頭故髮髮皆突然而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于會撮也曼胡纓鹿而反文也衣短於后所以便事語難則平聲讀言其辟根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誓鳥將擊其勢又服伏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虛敦匠之使鋒劍大也鐔劍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燕士為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

刀也鐔劔口也  
缺劔把也環食  
者三環而食也

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  
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  
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  
無所用於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如庶人之劔臣竊為大王  
薄之王迺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  
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散其處也

雜篇漁父

翁青陽曰漁父  
篇論亦醇正但  
筆力差弱於莊  
子然非讀莊子  
此篇教誨說  
旨明白無勞箋  
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  
瑟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  
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節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  
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迺笑而還行言曰仁  
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孫大授曰挈橈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畧一番春秋後論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苛之民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厲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愛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首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節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愛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士之官而擅節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忝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惣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說祈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善否兩容顏適俞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林希逸曰真以治身緒餘上直以治國家天下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  
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惡形畏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篤叙吉曰讓王  
盜跖漁父篇五  
其意義說者謂  
非莊子真經

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  
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  
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真其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  
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  
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則悲哀忠貞以  
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笑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  
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也。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與之。身乃無處。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譽間，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

陳碧虛云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于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數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也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負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中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折万物之理察  
古人之  
全富  
能備於  
天地之  
美  
術尺矣下文却  
漢古今之異稱  
而道之以上說  
古之道術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  
包括在中天下  
大乳以下說後  
心之方術一察  
者只見得一偏  
人下之人多是  
一偏之見以  
自善  
李士表七規古  
人全處則一偏  
之士少能備天  
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之頌古通  
用即美也自為  
方自為方術也  
悲夫以下皆傷  
嘆之辭以後各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其精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種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  
大乳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門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述諸家之異  
劉頊溪曰道所  
以休崇而益變  
墨子特見其備  
世之急遂以為  
嘗所謂得一察  
焉以自好非可  
與人同也

王洗澤曰此道  
術主磨治

陳詳道曰墨道  
雖然以下是在  
子評品之詞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  
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歌死無服墨子汎愛  
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黃帝有感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自行恐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愛使人悲其  
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徂於所見於是流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實於是墨翟禽滑離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鬪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于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故不愛已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又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愛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下順于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能獨任柰天下何執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者平易近民者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三百支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

上無跋脛無毛沐甚櫛疾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

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墨相里勤之弟

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

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腓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

節子玄云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

也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及

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

呂吉甫曰各守所見則所在无

過故放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

子者主其行所是以成其行者也

孫大授曰得其

事蹟共其言詞方可使之為斷

案

王荆石曰勤勞

備世之意則是  
為之大過天下  
不堪其行則非  
將使后世幸者  
自苦以相進而  
已夫勤儉固難  
為而墨子愛為  
之真天下之好  
求之不可得可  
謂才士也夫

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又自

託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  
親負託操耜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播疾雨勤苦  
之甚至於跣無跋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况其下  
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跣為服  
跛與屣同躄與齶同木屨曰屨麻縷曰屨日夜不休以此苦  
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  
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誦恠尤倍又且其說各不同  
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廼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  
办相訾謫偶不侔之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  
上首弟子也為之尸以之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人人皆  
頌績其道脉至今不央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  
王之禮樂而却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太甚  
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跋無毛勤苦  
相進而已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  
人性而天下却好之性往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  
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其  
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則

深予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省

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見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不忌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心得活

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李士表云華山  
上下均享言平  
別者万物不款  
令相犯踏也  
以其道脈令合  
調令和二子請  
得若此者立以  
為物主也

林希逸曰古之  
道術雖有在于  
是空為人太多  
為已太少此二  
子所以不合于  
是言我日夜不  
休以救世人人  
又不至于尚傲  
乎救世之士而  
不我顧則我又

得活不以飢死  
為憂其行傍至  
是而止過此則  
非二子所知謂  
其不聞道也  
支道林曰前已  
結絕之引他說  
為証古文不拘  
也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  
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累於俗，不以世倍為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  
不苟謂無求於人，不伎謂無害於眾。常頌天下安寧，人我之  
米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  
以損已利人為事。以顧宋鉅尹文之徒，聞其風而悅之，作為  
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  
別宥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  
形容此心之廣，文則曰心之行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聊者和  
又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  
然者請又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闕，禁攻  
寢兵，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說其民，雖天下不取，仇然  
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  
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是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  
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  
師不待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又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  
若此者，將以愧天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四者也。

曰天能覆  
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  
載之，而大  
道能

王元澤曰：古之  
道術其寂去不  
動者三子所說  
也。盛而遂通天  
下之故，則三子  
者之所不知也。  
天地大道大  
而有所不去，則  
知万物有所可  
有所不可，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  
唯齊之以道則  
死遺矣。  
林希逸曰：慎到  
棄知去己而緣  
於不得已者，去  
清其濁汰者，去  
其擾古之人由  
是以入道，非以  
是為道。二子以  
道為止於此，蓋  
不知智與已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顧，不顧於慮，不謀於  
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  
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已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  
慎到棄知去己，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  
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諫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貧也。縱脫無  
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非苟可以免  
不思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始有物也  
唐荆川曰古人  
至於莫之是非  
而已其風或然  
惡可而言亦已  
乎未始有是非  
而知者不言之  
說至于所為與  
人反而欲以不  
聚人現則不免  
於斃斷而已  
范元隱曰子魚  
非知道樂嘗有  
聞者若墨翟滑  
釐未斷尹文此  
唯不知道亦未  
嘗有聞也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  
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性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非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或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  
觀而不免於斃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太公而無黨平易  
而不私決然而无  
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无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  
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  
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  
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  
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  
如不馳分別也其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能載之不能覆  
之道能包之不能力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乃  
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

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  
之物有不備者矣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者物各具天  
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日所不  
及者矣故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跡物而未始有遺  
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備不至之患矣是故順到之  
學棄智慮去已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冷然汰然無  
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  
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智而不知一識  
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揚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  
不以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隣於傷者也隣  
之言近也譏諷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  
之大聖譏諷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惟拍輓斷註云割截者  
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  
也彼舉世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  
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  
之貌而已矣若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往者不浚已而後  
動之意若風若雨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  
是之故得以此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  
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之之累動靜不雜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也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唐荆川曰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

李士長云雄曰者非尚勝自足和尚勝自顯明逐知過分以殆其生故古人不隨无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去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於後歸之於谿谷

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魚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門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閔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焉乎若寂乎若清同焉和得焉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未謂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

本未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未粗既曰粗矣則不無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脞人不積常使胸次洒灑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閔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閔尹之言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伏氏所謂注心言已之心一無所往而形物莫非已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已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焉乎其若住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淆也同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若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云云

陸西星云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  
節子云莊語猶法言厄言喻道之日間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言言不去喻而去有萬言夫莊子之所依者欲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恍於万物故其言亦然  
孫大授云莊叟自叙道術口在著事書上見得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空壯語以厄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畫著  
上言閑老母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若清虛而無象也變

何之是實却非他人誇誕者

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往為行萬物一府生苑同狀直典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具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道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无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非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于人然又不欲以簡自見簡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放倪於萬物放倪即傲倪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无棄物與道為體者亦無棄物故不傲倪不傲倪則與物為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偕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環瑋而連行无傷也環瑋奇特之狀連行相從之貌其與籀同玉篇壯權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体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環瑋不傷不傷即無嫌之義其辭旨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

褚伯璩曰前歷  
言道術此獨言  
多方則所謂方

術

李士表曰惠施  
強辯之日甚兒  
苟列之不詳則

其罪不著然詳  
列之而不止則

秀即動而尤節  
則散一去不回

顧則荒今初列  
其事而可否之

再列其事而可  
否之三列其事

而可否之每列  
其事于中挿一  
斷案所以却勒  
一一皆成法也

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及欲吐盡乃已將上與造化者游而下  
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  
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主之以  
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  
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  
於自然歎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肅齋只為  
本宗二字認行不真以性命之旨殊竟茫昧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圓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

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全無師授  
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日惠施多方則未免謬  
妄闢靡者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或寡矣歷：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

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一小一此  
便是他強亂之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  
厚是指楚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  
積而充滿天地則无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  
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亦可以  
言卑也故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  
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  
中者亦可謂之脫万物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  
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  
同異言非是大同異于小同却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  
小同異万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  
混洋為之分為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  
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夫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  
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說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  
如此之中但要伸已  
之強以與天下特耳

南方與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  
中央窺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天地東南南匯為

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滯于  
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  
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是不謂今日適燕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  
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  
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  
以言中而天無定躰中無定在如中庭月魄寧分此隣燕越  
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  
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為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  
詞傍理而勝之况愛万物天地一躰也此句却好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字作去声  
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也

郊有毛鷄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

執山出口輪不曝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紀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飛鳥之景未能嘗動也鏃矢之疾而

趙以夫曰自惠  
施多方以下典  
列載公孫龍純  
魏王之語純相  
類辭者及為意  
說范先隱此其  
明人嘗論此云

有不行不止之時

大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

亦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  
曰馬有卵丁子者躰也躰无尾而科牛斗有尾壯則落尾而  
為躰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  
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容谷何以傳  
敲故曰山出口輪魚曝地而脫輟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轉地  
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自不  
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  
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  
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短以為方而龜之體不方故言  
方則不謂之短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短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者柶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  
謂窳物為鑿耳不知圓柶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圓柶鳥  
飛于天景落于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形  
也者有待而能者也無鳥則无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  
景未嘗動天安得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行不止者  
然使不至其地則不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  
鏃矢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  
生種々聰明意見以求異于人惠子一生搬弄精魄只在於

快愧情怪直通  
一存而非命可  
也何者此本非  
南華誠是其所  
關舛駁不中之  
言惡用解為重  
然九莊生之所  
逮豈特象翟禽  
骨理以言為近  
于即惠施之言  
亦有似焉者也  
劉辰翁所謂唯  
愛之故病之而  
不知者以為疾  
也毀人以自全  
也非莊子也

此誠可  
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種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辨  
 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  
 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恠此其  
 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  
 術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巳又豈得復以狗名乎  
 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兼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  
 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形則一者甲析而為三是故有驪馬  
 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  
 狗黑亦然是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也虛也虛實相乘其  
 理如此人處諸家不知何解狐狗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  
 母者曰狗无母者曰狐言狗則不得稱狐矣言狐則不得復  
 為駒矣今日狐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種日

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不竭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極  
 騰衣之杵也此方謂之桴種蓋種有雙用若日取其半而更  
 用之則世世常久可以無損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辨不全用  
 十分道理但略傍乎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  
 時辨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  
 不窮使其全困道理則一道理屈其辨使窮安有許多強辨  
 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曉之眩之徒能飾人之心徒為便  
 者之囿而已辨固言叢天下之辨而不能解也夫惠施日以  
 其知與天下之辨特上恐作特謂相特而不下不下則競為  
 詭詭怪異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  
 然惠施之口譚自以為最賢他人未及賢也觀其言曰天地  
 其壯乎施言我之辨天地為我增氣造物者為我擊節其自  
 負如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雄者道也  
 存雄者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奇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林希逸曰南方  
 有奇人焉此一  
 證尤章  
 陸西星曰莊子  
 極詆惠施所以  
 厭戰國之縱橫  
 者可見矣編末

叙道術先天人  
神人至人次及  
聖人君子後世  
直術裂而後有  
諸家之異卒未  
及惠施方術下  
矣莊子自列于  
老聃之後固未  
嘗敢以上掩六  
經也讀至此豈  
後更有餘篇哉

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徒隲矣由天下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

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至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之以善辨為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鄉以聲形與影

競走也悲夫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邃矣惠子遇不辭而答

為之說之而公他之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惟益

之以惟是他躲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

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故曰不適夫

有德者又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

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

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徒隲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與故

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

能其猶一蚤一蠶日薨之於草芥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

充一蚤一蠶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

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為戒所以

知者不言者不知者不善者不辦惠子不能以此道

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辭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

其精神散于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自以其名惜夫有

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

將欲止天下之办欵言愈煩而办愈起

是猶窮嚮以声而形与影競走也悲夫

三  
二  
日  
六  
三



